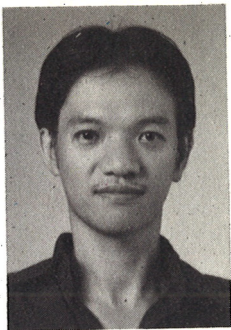


落葉散文集

落葉



作者 簡介

落葉（小龔邑）

原名：鄭雅化

籍貫：廣東省、大埔縣人

一九四六年、生于板城

畢業於板城中華中學初中部



落葉著

落葉散文集

棕櫚叢書8





落葉散文集

目錄

一	●	自序
四	●	舞在風中
六	●	好一個除夕
八	●	賣書的女孩子
十一	●	生活語滴
十三	●	街那邊
十六	●	回家路上
十八	●	風的聯想
二十	●	想起了祖父
二十三	●	他要去那裏

二十六 ● 小路寂寞

二十八 ● 不是美麗的東西

三十一 ● 那具浮屍

三十三 ● 另一種海濤

三十六 ● 對妳，是甚麼都該忘掉了

三十九 ● 霧夜

四十一 ● 不是霧的晨

四十三 ● 千樹林中的風聲

四十五 ● 在山中

四十八 ● 潔白的水沫

五十 ● 小雨

五十二 ● 心靈在山壁的勁風中睡去

五十四 ● 那些白色

五十六 ● 把小狗也帶去

五十八 ● 隨風逝去



六十 煙霧

六十二 岸

六十四 那條短短的柏油路

六十六 霧的小鎮

六十八 黃昏逐漸的老去

七十 窗外的童年

七十二 冬節想起

七十四 另一種鐘聲

七十七 渡輪以外

七十九 生命原是一首寂寞的歌

八十一 天色

八十四 活在陽光裏

八十六 我要追風

八十九 潮聲

九十二 走向錯誤

九十五 ● 雨咒

九十八 ● 不再去走那條夜路

一〇〇 ● 走出監牢的人

一〇三 ● 山浴

一〇六 ● 那條多風的走廊

一〇九 ● 寫給流浪的客人

一一二 ● 你搖了個電話給我

一一五 ● 黃獅

一一八 ● 煙緣

一二〇 ● 玻璃屋裏的人

一二三 ● 看那冷冷雨

一二六 ● 撐傘以後

一二九 ● 朋友

一三一 ● 巴士車上的話

一三五 ● 寫給亞桑

一三八 ● 小英雄阿虎

一四一 ● 搬離

一四四 ● 黃昏小鎮

一四六 ● 睡姿

一四九 ● 站輪

一五一 ● 山緣

一五三 ● 麻雀館

一五六 ● 老伯

一五八 ● 母狗

一六一 ● 醉意

一六四 ● 雨想

一六六 ● 剖白以外

一六九 ● 理髮與我

一七三 ● 食物攤格

一七五 ● 坐在高高的山竹樹上



自序

斷斷續續的，我不敢希冀甚麼的抱着這支筆，筆來筆往，歲月就是這麼樣又是輕悄也是無可奈何的過去了！我是個熱愛生命且懂得生命意義的人。所以，這支筆，寫了這許多年，都是離不開生命裏的零零碎碎。寫下那些所謂殘缺的，所謂不愉快的，哪些要被遺忘的，哪些要被記憶的，可說是隨手拈來的身邊瑣事。

一個人活着，總得承受許多的不幸和苦楚，我是曾經在陰暗和陽光的領域裏分別的走過，活過。我是曾經在童年的山裏了過，在風裏活躍過；所以，我寫下了草木的顏色。在涼颼颼掠過的是那種沒有色彩沒有味道說風就是風的那種風裏軟軟的送走我的童年。其實，那些日子裏空白得很，潮濕得很；我時常在山的腳下，在風的懷抱中為賦新詞強說愁。現在，我用我成年後的筆尖割劃出了那些山的腳下風的懷抱中那一串串童年時代的日子。我是常在失去了一大段的時光後才緩慢的去拾掇，去捕捉那些走了過去扳也扳不回頭的熟悉的東西，

像親情，像友情，像愛情。

留一點白紙黑字的東西在慢慢往後退去的歲月裏看看，這也是我多年來的一份希冀，一種願望的達成。在這本集子裏，也許解剖的正是我自己，我用「也許」這兩個字，是很意味深長的。我在黯淡的燈光下閱讀，沉思，落筆；我說黯淡，可以想像得到我當時的處境，還有我的心境。揮別了童年的山，也就是「生命原是一首寂寞的歌」的開始。我前面說起過，我懂得生命的意義，所以，在「煙霧」裏的那個充滿善意的老年人懷疑的目光，使我覺得在愁風苦雨中掙扎過的人，會更懂得如何使自己堅強的活下去。活的深遠，活的有意義。

走進山裏，我寫山的回味；走進風裏，我去追自己害了相思的風。山的也罷，風的也罷。我還得走進生活裏去。我在那間很古老式樣的夜校讀了幾年的夜課，去聽懷「另一種鐘聲」。去坐渡輪時，看人潮湧湧，看男的女的絮惶的步伐。北海碼頭「那條多風的走廊」，更有許多寫不完的人生艱辛。

我以另一個筆名：小龔邑，寫的「冬節想起」，「生命原是一首寂寞的歌」，「走向錯誤」，「走出監牢的人」，「玻璃屋裏的人」等，也加進了這本集子裏。

作為一個寫作人，是很凄苦的，不祇是凄苦的活着，且是寂寞的活着，也寂寞的寫着。而我是個甘於寂寞且很木納的人，才情並不卓絕，對生活也未會透察和掌握能力，我只能做

• 序自 •



到的便是把這些年來屬於自己內在情感的發洩文字，收藏在這本集子裏作為一種紀念。

（稿于一九八零年七月）

舞在風中

山野一片綠，綠得教人遐思。

我想妳已不會再來，再來這山野，讓綠的包圍，讓翠的包圍，我們緊緊的被包圍在綠翠之中，在山野之中……………。

夢像雲，風像鈴。鈴像妳的聲音，那樣細，那樣嫩，又那樣的聲柔。呵！我擁着無覺的風，無覺的夢，還有那無覺的無知無知……。妳會來嗎？或許會，或許不會；或許不會，或許會。唔！草這樣綠，風這樣急，我還留連，我還想念，難道妳不？

山野一片綠，綠得可愛，綠得蒼翠。在年輕的綠裏，難道妳不陶醉？讓我們陶醉在綠色的風裏！風裏，掀開妳的髮絲，掀開妳的心湖；妳的心，我的心，就快爆開來，爆開來……。

有一段記憶隨着那風裏的鈴聲來的，是妳！是妳！記憶長長，夢也長長，像妳的髮絲長

長。山野的風正舞着我的孤魂，舞在永恆之中。時時刻刻，日日月月，年年歲歲，至到妳來，妳來了，綠色裏不再悲哀，風中再也沒有嘆息！

妳來不？我將會等候妳於山野綠色之中，為妳飄舞在山風裏；風裏，懷念妳的鈴聲裏的馨柔；風裏，懷念妳的髮絲長長；風裏，懷念那圓圓的裙角。裙角，圓圓的像一串花環。我會編織，一個美的，像妳的臉；一個大的；像妳的眼。呵！妳的臉，妳的眼，一串花環，圓圓的裙角，是妳是妳，妳來不來？懷念妳的還舞在風中……。

27.1.1969.

好一個除夕

九點零五分。

一聲長笛，把無數的祝福語言都被拋在車廂後了！我有點感傷，感傷乃是來自月臺上和列車廂裏同樣揮動的手的感情。

列車輾在軌道上的聲音愈來愈清晰震耳，風也逐漸的刮緊了！窗外的世界很黑，夜空在黑裏透着星的光芒，一路上有疏疏稀稀人家的燈光。由於燈光，想起自己家裏的柴油燈旁的母親，她不會睡的，這個時候，她在守歲，守除夕，往年如此，今夕也如此。

母親沒辦法留住我在她身旁同她一起守這一年的最後一刻，她無法子把我的心拴住。我的心不很自然，我只想把自己的心帶去一個陌生的地方，讓它能吮吸點點滴滴的陌生。我不是爲了坐進列車的車廂裏倚着窗檻而眺望星斗聯想到愛的失落，或是夢的無憑，更不是爲了那一張火車票。

車上的搭客很擠，除夕在火車上過的人，心境都不會是平靜的。大家都是離了家別了鄉，趁除夕又要回到常常思念的家中吃團圓飯了。而我自己却從冷冷的家裏逃了出來，我想拋掉甚麼？想避開甚麼？我茫然。後座正傳來收音機播放着的「賀新年」。

十二點鐘唱「賀新年」，我的心也在唱。

憶及想及的都很多，總是不着邊際的。窗外的電桿燈光下游離着濛濛的煙霧水霧，我的手我的臉有點涼，但心還是熾熱的。

車在轟轟，風在呼呼，偶爾在某些埠鎮停站暫息時，隱約的可聽見一聲兩聲的爆竹聲，在寂寂的夜裏。

夜深了，氣溫是更低，薄薄的一件長袖衫又怎能裹暖一個弱弱的身軀？總愛支頤憑窗眺望夜的怡美夜的神秘，除夕竟是如此寂寂，自己想及憶及的東西又如此濃如此重。呵！好一個除夕。

26.3.1969.

賣書的女孩子

那天晚上，思采偕同了歸雁及林琅從我工作的店門前經過，說要去買幾本書才轉回來跟我聊。思采的心思我知道，她想去看那幾位賣書的女孩子。

「買了甚麼書？」當他們轉回踏進店裏來的時候，我劈頭一句向着思采發問。「『秋霜寸草心』！」他輕輕的說。除了「秋霜寸草心」外還有一本在他的手中，他說那是看了一半的「青春行」，他是順便帶了出來。林琅手裏也有一本，那是「老夫子」，說到「老夫子」大家都笑逐顏開。

「書店的女孩子在偷看我們！」被思采這麼一說，我們四張臉八隻眼睛也就一起投了過去，甚麼都沒有，女孩子的眼睛很會溜，又溜到別處去了，很機靈的。

目送着思采等人走出了這條晚上才熱鬧起來的短街後，自己却自然而然的把眼睛投回書店去，那個女孩子正在轉她的臉，我知道她是望過來的。臉飽飽，不很美，一頭黑糊糊的髮

掛在頸邊垂在肩上，很有韻味，身段很是窈窕，皮膚雪般的白，我倒是喜歡看她了！

以後我就開始看她，開始注意她！

她很愛穿裙子，不很短，顏色很濃很深，幾何三角圖案似的東西貼滿她嬌巧的身體，把她雪白的皮膚襯托得又嫩又滑又可愛，我不想認識她，只想看她。

我只看她，她是沒戴近視眼鏡的那個，還有兩個戴上近視眼鏡的我就偏不看，我討厭她們把眼鏡拉上拉下，雖然很淑女很有書卷的氣息，那是她們。她們兩個很靜，不像她，她很會講很愛笑，所以她總是忙着。她知道我看她時，她就歪着頭，把黑糊糊的髮絲垂在面前，蓋在她那張很白很白的一半臉龐上，靜靜的，那姿態很美很使人陶醉，相當詩意呵！

下午四點四十五分她就回家吃飯，她的時間很準，我記得也很準。她經過我的面前，她知道我在看她，就把頭垂低，在望她腳上的平底鞋抑或是在望柏油路上是否有銀角可拾？誰知道，少女的心思像岩石，擊不開的，情懷似詩，誰又能解剖得出，她很矜持，我在想。

「這女孩子真帥呀！」到店裏來買東西的顧客，眼睛貪婪的望着從門口經過的她話是向我說。

我笑了笑，連嗯都不嗯一聲。她又吃了晚飯回來了！我就記得她回去吃飯，記得吃飯回來屬於她的一些小事情，其他的，我就不大愛用思想了！顧客說她真帥，我也覺得她一天比

一天長得好看。心底癢癢的，像孩提時期在午睡了被人家用細細草或是毛茸茸撩着自己面孔時的那種感覺。

晚上十點鬆些，我關好門，舒了長長的一口氣，一天的工作又完畢了！離開了這條窄窄的短街後才步進那條頗為熱鬧又較為嘈囂而燈光燦爛的長街，去喝了一杯涼凍凍的冰水。折了回頭，朝自己每晚走慣也習慣了的那條回家的路的方向走去，我就碰見了她。

她是向着我走來，兩旁黑濃濃的髮絲垂掛在頸的兩邊落在肩膀上，肉兮兮的顴就聳了聳，上唇壓住下唇就這樣的擠出一個很現代很女性很嫵媚的笑來。我看了有些兒昏眩，瞅了她一眼，她輕的悄的如夜風般的從我身邊飄過，我心裏剎時變得飄逸逸的，回家的路也變短了。

生活語滴

· 滴語活生 ·

晚間，頭頂上的風扇規規矩矩的旋律着，原子電燈全扭亮了；店面仍舊熱鬧不起來，有一種寂然的氣氛向店裏的每一個角落伸展，迴盪。店前的行人道上就有不很擁擠也不很寂寥的路人，從自己的眼膜上遊過。那樣的原始，那樣的保守，習慣性的，都不曾改變的，像頭頂上的電風扇，每天安份守己在轉着旋着；像電燈每天在夜裏扭亮着。生活是如此，日子是如此，找不出一點生活的情趣。早上上班晚上下班，下班後，還得拖一身的無聊說是疲憊的空虛歸去；還得走黑黑長長的路；還得去敲家裏那扇扇薄薄的大板門；還得擠出喉中每天晚上都必須擠出來的一句話：

「媽，開門！」

開門的老女人就手持一盞高脚油燈，燈光耀顯了她被歲月啃嚼被生活磨皺了的臉孔。嘴牽了牽，牽出她每天晚上都有得報告的新聞。甚麼人早上來過啦！甚麼妹妹又惹她生氣啦！

或是院子裏的小鴨又回「祖家」一隻了啦！人老了，話也變多了。

走回自己的房間，摸索到放火柴的地方，燃了一根，點上了掛在壁上的那盞油燈，漆黑的房裏也就亮了。

有時藉着油燈微弱的光看幾頁書，把眼睛看睏了，就倒在床板上，逢到窗外有月光，就把油燈吹熄，擁着透射到房裏來的月光入夢。若是窗外一片黝黑，那就不會把油燈吹熄。我愛光也愛熱；熱和光總是象徵着許多美好的東西的；美好的，誰又不想去擁有它呢？

常常，夜裏無夢，或是夢的無邊無際把自己弄醒了，醒了，就要嚼着無眠的苦楚。常常，自己的日記不是在上床前寫而是在半夜裏醒來寫的。寫的都是生活的點滴，生活的無憑藉和生活的不快樂。常常，也碰到朋友，朋友總愛這麼的問：

「生活還好吧！」

不是點點頭或是答一個「是」字就能給解答出生活的好不好的；生活得怎樣才是好？生活得怎樣才算不好？好與不好的距離是否有如星與唇間的距離那麼遼長和那麼遙遠呢？

有位知己從遠方覆了信來，信裏寫着：「生活得實際點，就是真正懂得生活的人。」也許是對的。我除了能用「生活得實際點，就是真正懂得生活得人」這句話來安慰自己之外，自己還能說些甚麼呢？

街那邊

街那邊是一間書店，一間終年關門只掛着招牌的鞋店，另有是兩間的洋貨店。其中的一間是最近才換了老板，所以穿的用的，掛的掛，擺的擺，琳瑯滿目，目不暇給，生意是比旁邊的那間好了點。

這個新老板不請伙計，所以一人兼兩職，老板伙計都是他。生意好的時候，他忙得團團轉，生意淡的時候，他愛聊天，愛高談闊論，也愛縱聲大笑，他笑起來好怕人，笑浪可以隨着看不見的空氣傳送到街這邊來。街這邊與街那邊的距離不很闊也不很窄，只要不細聲的說話街兩邊是可以聽得一清二楚的。

街這邊很靜，靜的使我發睏。街那邊很鬧，鬧的不是生意的繁忙，而是言語的吵嚷，亂哄哄的。那間洋貨店的新老板和幾個伙計在高談闊論，嘻嘻哈哈的嚷成一片，我很羨慕，因為街這邊的我——很孤獨。

有一個小小年紀的女孩子，就在街那邊的那間換了老板的洋貨店門前徘徊，她的眼睛她的臉被她的短短的髮代替了，我只能見到她的背部，她的手。她和她一樣嬌小的手，就伸了過去，伸了過去抽出擺在門前紙盒裏的一支原子筆，很敏捷的縮回了手，轉過臉，她沒有想到她大大的眼睛接觸到街這邊的我望過去的眼睛，她愕然了幾分鐘，倒是很精靈的，她把手中的那支原子筆向我幌了幌，聲音很亮的傳了過來，問我多少錢？我搖了搖頭說不知道，用手指了指那位正在高談闊論的大男人，示意叫她問他；我知道她不是要買，我知道她想做甚麼。

他和他咕嚕了一陣，他也和她咕嚕了一陣，她並沒有買，兩手空花花的從我面前走過，頭垂了下去，眼睛投在地上，她怨我咒我——她的心。我知道。

我喫過了晚飯，回到廳面，扭亮了燈，街那邊的燈也扭亮了！我又看見了她，她也注意起我來了。我知道我不該看她也不需要她注意我，沒有我的眼睛在監視她，她已經達到了她的願望了。她很需要那支筆？她很需要那支筆？真的很需要那支筆？她來來又往往的，她是很需要那支筆的，我這麼的猜想。

我有一種欲哭的感覺，對她。輕輕年紀的小女孩，已經懂得無需去付錢就可以伸手去碰運氣拿東西了。我想她的家庭背景，也想對她期望着將來遠景的父母親，更想她在我眼睛投

注下的那顆藏在裏面的幼稚的心靈到底有着怎樣的感覺？她默默的又踱着步子走了！我在希望着她會回去拿錢來買那支筆，不過，她沒有。

隔了好幾天，我又看見她了！她樣子像是沒有看見我。穿着校服，背着書包，很快的從我眼前跑過。我還在想，她是否買了那支筆？由於那支筆，我又把眼睛投到街那邊。街那邊依樣的嘻嘻哈哈依樣的嚷成一片，我很羨慕，因為街這邊的我——很孤獨。

22.10.1969.



回家路上

傍晚，下過了一陣很漂亮的雨，把一條短短的街道灑得濕漉漉和光滑滑的，此刻反映着街兩旁的輝煌燈光。

夜來了，人的脚步踩過，車的輪子駛過，這條街就被裝飾了起來，鬧嚷着直到夜裏十點鐘過後才肯寂靜。只要關上店門，它便變成了一條死街。

踩出這條死街，我甚麼地方都沒想去，只朝着回家的路上走。下過雨之後，總是帶點涼的，風也比有烈日當空的日子裏吹緊了點，且帶着寒意。街道兩旁的房子都差不多全把大門關上了。下過雨的夜晚，睡意是特別濃的，濃得可使人不發一場美夢而能酣睡到天明。

關鎖了門的房子，在長長的街道上，看起來是有多少的蕭條和冷寂的；一個人走在滿是水漬的柏油路上，那種不好受的感覺就愈來愈深了，黑黑的濃髮上面除了頂着昏黃的街燈的光，再也沒有月光星光來點綴這個涼涼且又寒風瑟瑟的夜晚，有着少許的詩意，過多的蒼涼

，更夾雜着多少的孤獨似的。

走在長長的回家路上，一路上是水，一路上是一柱一柱往後拋的燈桿，街燈散發着像罩了層霧般朦朧的光。走在路邊大樹的枝桠下，葉子被風輕輕一拂，好多冷冽的水珠子落在我的手臂上和臉頰上，涼颼颼的，彷彿吞了一小片的冰塊。

我多少會厭惡在雨後的柏油路上行走，不是擔心滑倒，而是擔心比滑倒更可怕的那種濕，那種濕傳染給鞋子，鞋子傳染給腳底，腳底便癢癢濕濕的，感覺就這麼樣的不好受起來。要嘛，就踩一脚爛爛的泥漿，這種柔軟軟，我會覺得自己的生命起碼還有點份量。要嘛，去把腳浸進湖水裏，涼涼凍凍的，也較舒服，至少，腦海裏是清醒的。當我邁進了另一條黑黝黝的黃泥沙路時，另一種感覺又從四面八方襲了過來，愈來愈近，愈來愈近……。

30·6·1970·

風的聯想

這幾年來，我一直與風爲伴，也似乎與風特別有緣似的。家住在海邊，不論是清晨，是黃昏，是夜晚，都可以聽到風的鳴咽，風拍擊屋板的聲音。

曾有過一個時期，常和一些嗜好文藝創作的朋友，去海邊。那是離開我家很遠的另一個海邊，另一個畫面，也就領略了另一種風的溫馨和柔和。不像自己所居住的海邊，遠處是泊滿漁舟，近處是垃圾；沒有沙灘，也沒有岩石，連那陣風也不叫人喜歡，不是夾有魚腥味便是很重的泥濘味了！

那個海邊很美，長長的堤岸，白白的沙灘，濶濶的海面；我們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都喜歡那兒。我們有時候早上去，去迎冷颼颼的晨風，看練早操的男人女人。有時候我們傍晚去，去給夕陽送別，去羨慕有車階級的一家人坐長堤吃冰淇淋。有時候我們很夜才去，去妒忌一雙一對的情侶在沙灘上你你我我。我們坐在長堤上，說我們要說的話，風就會死不要命

· 想聯的風 ·

的吹來，吹得我們的手和臉都麻木了。冷冽冽的，我們就擁一身的黏濕濕的怪不舒服的感覺回去；雖是這樣，我還是喜歡那個海邊的風，輕柔輕柔的，不帶一點蠻性，它只是涼涼，冷冷，沒有感情的，還會夾來一縷縷的水花。至到那一群常和我去海邊的朋友走了，散了，我就沒有去過那個海邊，那種我很喜歡的風，再也拂吹不麻木我的臉和我的手臂了！

現在又是風季了，我來到了山中。橡膠樹頂上的藍天藍到可以滴出藍汁來，我走到樹底下的窄窄小徑上，一陣風接一陣風的把橡膠葉子吹打得拍拍聲響，藍天在葉縫隙中幌來閃去的，幌閃出許多小藍點，像藍寶石，好可愛的，在山中。

風，吹得好緊，好勁。時間愈晚，空氣就愈轉涼了，風也大了，猛了！以往，我常常來山中小住，爲的是我喜歡這山裏的風。黃昏風很涼爽，又清新；夜裏的風也很好，不像現在，現在是風季了。屋裏點了燈，就不能在屋廊下坐着談天了，風太大，我們比平時多穿了一件衣，坐在屋裏。屋外有月光，風把樹影搖成了許多的碎片，撒在地面上，像許多走出記憶之門而連串不起來的夢魘。

現在，又來山中小住，聽見爭吵于葉葉間的山風，僅聯想起那兩片海，那兩種風，更懷念起與自己一同笑過和愁過的親屬和朋友來了，他們現在是否也走在風裏？聽風的哀鳴，聽風的悲泣，像我這樣，走在風裏，也活在風裏呢！

11.2.1971.

想起了祖父

那天我坐巴士通過了那條大街，我看見了那間房屋的門面已煥然一新，而店裏面的白鐵銅器那一類的東西已由一隻隻的玻璃魚池所替代了！

我沒有想到要回去，自從祖父的棺木被埋進黃泥堆裏去的那一刻間，我就告訴了自己，我是不會再回去的了。

這是你的家，你應該多回來看看。祖父眨着一雙淚眼，他的眼已失去光澤。是瞎了。他要我把手交給他，讓他握得緊緊實實的，我這一生的生命裏，唯有那一次溫暖過，也真正的熱愛過。祖父死前的那個晚上，是後祖母來通知我，說祖父不行了。希望我去看他最後一臉。我去看過他的，但他睡着了，他一直睡到隔天的早晨，就去了。

巴士繼續向前走，剪票員說我的一角錢的票到站了！我再遞給他十五分錢，他給了我一張票，阿拉伯字15就寫在小張的票的中央。車窗外的景物一直在移換；天是藍的，樹是綠

的；我看見了分叉路口的黃花，黃黃的開滿一樹，樹下，黃黃的洒滿一地。又是清明時節了。

祖父的墳墓旁邊也好像有一棵黃花樹，而祖父死的時候却是黃花落盡的時候。我認識那種樹，我站在那種樹的樹下，看棺木徐徐的落進墳穴裏，看着自己的手抓一把泥往墳穴裏撒，看姑姑和叔叔怎樣的一手拿哭喪棒一手用手巾抹臉上的淚水和汗，而我也想到自己在以後的日子裏會更加寂寞和孤獨了！那年我十六歲，是寂寞，也是孤獨的年齡。

每一年的清明節，我都沒有去給祖父燒柱香或是甚麼的。我沒有，我的心又硬又冷。像祖父生前開的那間白鐵店裏的還沒有燒紅的白鐵。我也沒去觸及姑姑和叔叔們所投射給我的眼睛，每一雙眼睛都是又冷又硬又冰冷的白鐵。我很小就離開那間白鐵店，生活太苦，又要上學費用，好心的阿姨就把我帶回去求祖父，他答應負擔了我的一筆費用，要我安心把書唸好。

有幾個穿著白白的校服的男學生上巴士，我才想到我是吃了午飯就出來的，妹妹也不是穿著藍裙白衫去上學嗎？原來我離開學校已有一大把日子，祖父離開這個世界也有一大把的日子了！一大把的日子飛逝過去了，我抓到了甚麼？在記憶裏留下了甚麼？除了貧窮，失意，痛苦，還會有甚麼？

巴士已抵達終站，剪票員的眼睛向我瞟了瞟，意思是說我不下車就得再付車票錢。我付了錢，他給了我一張票。廢紙。我埋怨的裝進衣袋裏。衣袋裏有好幾張這樣的廢紙了！我笑了笑，想了想，沒多久的，我又見到了黃花樹，也就想起了祖父。

2004.1971.



他要在那裏

近來，他好像有心事，心裏總是煩，總是悶。

從掛在廳中壁上的電鐘的長短針裏，他告訴了自己：才八點多五分鐘。店裏的老板娘，是他中學時代的一位同學的母親。她說：你早點回去吧！你回家的那條路黑漆漆的，我真替你擔心呢！

替我擔心？他笑了笑。他就告訴她說他要回去了。街上的霓虹燈管在閃着夜正開始的訊息，一輛汽車的尾巴連接着另一輛汽車首。夜才開始。夜才開始啊！夜啊夜！怎麼自己就像是活了幾百年啦！一點的愉快都沒有，情緒低落就到彷彿要掘一個穴把自己埋進去了。

他越過幾條車輛川流不息的街道有白慘慘的燈光可以照白了婦女們臉上魚尾紋的街道。他想像喝了兩杯五分鐘的冰水那樣的化它一角錢踏上巴士去海邊，後來他想想，在晚間經過番仔街通往碼頭的巴士不會很多，他也害怕停下來等巴士的一小段時間，這些空隙，將

是他的致命傷。他情願步行、他有腳，雖是很瘦却是很穩健很年青的腳，從長長的畚田仔街，再穿過在晚間有點兒寂寥和冷靜的椰腳街。風，無聲的從前面吹來，把衣褲吹得嗦嗦響，把他的心和肺也都吹開了花。

不知道幾點了？他想。他忘了戴錶出來。應該忘的，他忘不掉，偏偏不應該忘的，他却又忘了。其實，時間對我並不重要。他想。其實，世間上的一切對他就是一個陌生；他不關心甚麼，他也不要去關心甚麼。有時，他真願意自己化作一抹風。看不見，抓不住，只要在感覺上說它來了它就來的那種風，沒有顏色的。

近來，他好像有心事，心裏總是煩，總是悶。

他彎進了那條小柏油路上，燈光暗暗淡淡的，路旁幾棵樹樞上的葉子，並不茂密，掉落在柏油路上的變黃了的葉子也不多，不知怎麼的，他爲那些脫落下來的葉子，而葉子又被風捲散的命運感到悲哀。他用腳踢了踢那幾片零零散散的葉子，甚至，他把葉子踏得碎碎爛爛的，他想，它們每一片都是我的化身。都是我。都是我呵！

草坪上的草被剪得短短，衣服貼貼的沾在那兒，像一大塊的黑絨地毯。他踩了上去，很舒服的，有一種很柔軟像女人乳房的柔軟的感覺。走過那片草坪，他就真正的領略到那股風兒的野性和溫馨了。

• 裏那去要他 •

他知道他走在長堤旁邊的行人道上了。他的身旁都是人。人和人，這世界是由人連串起來所組成的世界。並不稀奇，那些面孔都是陌生都是遙遠的獸，我不在乎，我不在乎的。他輕輕的告訴了自己。

海面低低的，潮沒漲，浪不高。浪很白，輕輕的拍打在岩石上後的那種白，是純粹的白。風就在低低鑲滿了霓虹燈光電燈柱和人影子的海面上颳着，颳颳颳，颳起了許多老年人額上的皺紋來。他並沒有斂住自己的兩條腿。他，離開長堤，離開人潮，浪花以及那風濤之後，我要去那裏？他問。是的，他要去那裏？他要去那裏？……？

27.4.1971.

小路寂寞

我用兩片唇啣着一根香煙，也就蹣進了這條小路。

這條小路的源頭沒有風，盡頭就有。盡頭是海，濶濶的海，所以，風在那兒築巢。風迎我，風不迎妳；妳不在這裏，妳在海的那一邊。海的那一邊有長長的河，長長的河像妳長長的髮，像我對妳長長的懷念。

這裏有高高濶濶的長堤，是可以讓人躺在濶濶的長堤面上，是可以讓點點陽光透過枝葉照在人的臉上，髮上。髮上。臉上。妳的？我的？妳不在這裏，這裏是屬於我的。風勁，浪拍擊堤牆，妳聽過這種聲音嗎？這是一種美麗又讓人心折的聲音；妳已經不屬於這裏了！妳要我把這種聲音裝進薄薄的信封裏寄給妳嗎？隔了一座海，妳生活在那個離這裏有六十哩遠長的小鎮上，我很難過，因為妳已經不認識我了！

這條小路很靜，很靜。在高高濶濶的長堤下面的是藍藍的海水拍打堤牆時所濺出的白白

的浪花，有尖尖的嘴的魚游來漂去，你羨慕過，你妒忌過，妳說過它們比妳幸福。現在妳幸福嗎？我很想問妳，可是，妳已不在這裏，妳住在長長的河的岸上。我坐在高高濶濶的長堤面上，看風怎樣把煙蒂吹落，看煙絲怎樣的嫋嫋，我問堤牆下的尖嘴魚，妳幸福嗎？

把幾根香煙抽完，也坐盡了一個下午。小路靜靜，我才發覺到，原來小路是和我一樣的寂寞的。



1966.1971.

不是美麗的東西

外祖母從那多河流多樹林的鄉下付了一封信來，說鄉下真適合我這種吃藥打針都無法見效的憂鬱病症，若是不厭惡鄉下用的是河水，晚間點的是煤油燈的話，歡迎我回去住一個時期。

我很早就輟學了，身體一年比一年差，瘦弱得像一根竹竿。不過，也不常常生病，我總喜歡活躍在風裏，陽光裏。

夕陽垂落在綠叢叢的山的那一邊。向晚的風也打從那一邊撲來，把田裏的禾稼撲得東歪西倒；柔嫩嫩，青盈盈的，襯着幾抹夕陽的餘輝，自己走在阡陌上，宛似走進一幅畫裏。

好久不會在阡陌上行走了！自己一邊走一邊想着。夕陽的餘輝已逐漸淡了下去，向晚的風也逐漸的轉涼了！我在窄窄的木橋上呆站了一陣。傾聽橋底淙淙流水聲，想那首「小橋流水人家」的詩，多愜意。回到了有溪水有樹林有山風的鄉下，心是逐漸的開朗了。

晚間。廳裏放了一盞高脚煤油燈。我們坐在廳的前廊上，看提着小燈籠的螢火蟲飛過；看藍幽幽的天宇嵌一粒圓月在亮着；看那許多又許多的星點在擠眉弄眼；看遠遠近近幾家農舍所透射出來的稀薄的煤油燈光。風，就在屋後的樹林裏吵吵架的，也不時的從我們臉上。手臂上掠過，留下涼涼的濕氣。我們感覺到夜已涼，夜已凍，而夜也快了。回到屋裏，躲進薄薄的蚊帳中，讓自己去感受鄉下的夜；夜的神秘，夜的古典和夜的死亡。

◎

晨早。朝陽把屋旁的長溪照亮了。我就坐在那塊平滑滑的石塊面上，手握一本詩集，就隨手翻到那一頁，讀到那些句子：

坐蓮池畔，怔怔看蓮，也讓蓮看

直到蓮也嫵媚

人也嫵媚，捫心也有香紅千瓣

.....

這意境多美呵！我把書合了起來。我就站了起來沿着溪旁往上走。這裏沒有蓮，有的是風，是樹，是山，是溪流。這裏沒有蓮，若是有蓮，就得「怔怔看蓮，也讓蓮看」了！這裏

何必一定要有蓮呢？我就迎着山風，沿着溪邊走，走到了樹林，頭髮已是被山風梳成一個別緻的髮式了。我坐在樹下，看透過了枝葉的陽光中有粒粒塵埃在飛舞。看風一陣過後輕輕一飄的落葉；塵埃，落葉，這些都不是美麗的東西。美的，我老是不能擁有它，爲甚麼？爲甚麼呢？當我來到這個世界上，當我懂得要怎樣去適應生活的時候，我就被陷落悲哀，憂悵的囹圄裏。逐漸的長大了，就逐漸的悲哀，就逐漸的憂悵。

風來了，一片兩片的葉子，就這樣的飄落下來。我俯身拾起了一片，才落下來的那一片；把它藏在詩集裏，我說，我要珍惜它——這不是美麗的東西。我沿着溪旁往回走，風在後面送我，追我。

那具浮屍

天空的太陽光花花的，我喜歡太陽。我穿過了許多條街道，想不起自己應該去那裏，于是就沿着街道走，目送那些近了遠了的擦過身邊的汽車，我實在不知道自己要去那裏，就像我常常想人活着爲了甚麼這個問題時同樣的令我裹足不前。

除了海邊，我似乎沒有甚麼地方可以去。好不容易的才跨過了那條唯一靠近海邊的大馬路。踩在通往短短的柏油路上，遙遠的，我望見了長堤旁邊擠了一大堆的人群。再走近點，我才發覺到有數輛的警車在守着，海面上有警方的汽艇在巡邏，許多人在議論紛紛。馬來人印度人華人。一個說是個年輕人。一個說看着他下去游泳就不見他上來。一個說沉進水底的是一名學生。有背掛着照相機騎摩多的記者到來。一個說要等明天這個時候才能見到浮屍了！也有幾個年紀輕輕的小伙子埋怨警方不派人下海打撈却在水面上讓汽艇飄來盪去。另一個說句甚麼的，他們就齊聲罵了起來。

海面上靜靜的，風雖大，浪却很平靜；拍打在堤牆下的岩石上，濺開了白白的泡沫來。

我有點懷疑，這樣的平靜又這樣柔和的海，現在就有一具屍體沉在裏面？沉在水裏的那具屍體，是怎樣的一個人呢？像那些人所說的：是年輕的一名學生？他多大年紀？他生活愉快嗎？心靈快樂嗎？旁邊的人都跑光了，大家都說屍體要明天才能浮起海面，大家就笑着走開了！

我站在那兒，注視着平靜的海面，我希望那具屍體會浮起來，我要看看他的臉容，我要知道沉在水裏和還未沉在水裏之前是否有甚麼不同？一個人死前和死後爲甚麼會不同呢？現在我活着，也許明天我就死亡！死亡，爲甚麼會不同呢？人死後，爲甚麼不能再復活呢？要是能復活一次告訴未死的人說死是一種如何如何的神秘和美麗的話，那該多好呀！我不是常常希望自己能死一次嗎？希望死後再復活，這樣我就可以知道死後的秘密了！也許死是一種很美麗的事情吧！不然，死了的人，爲甚麼不願意再活回來呢？那具浮屍呢？並沒有浮上來，原來還留戀在水底而忘返，水底是另一個世界。人死後就得活進另一個世界裏。

另一種海濤

• 另一種海濤 •

總是這樣的，我說要去拜訪山，那綠綠的山。結果還不會見到山的面貌，海已在望了！浪濤就漲滿了整個耳鼓。

海不一定常常藍色，現在就不是藍色的，而是碧綠。天也不是藍色的，是一種灰白，淒涼憂悵的那種灰白，給人一種落寞感。

這裏的岩石很多，奇形怪狀的，我走在上面，不會滑倒，因為岩石是乾燥的。是昨夜沒有風雨？是昨夜的潮沒漲？浪是輕輕的擊拍在岩石上，濺開了潔白的浪花，浪花是衝擊不到那些比較高聳的岩石塊的。我選坐在一塊斜斜的岩石上，看太陽照射在水面，散發出亮亮的光；看海那邊的漁舟靜靜的停在地平線上，也和我結伴而來的幾個女人攬着救生圈在水裏漂浮，我似乎領悟出了人要是攀住一點東西來生存，那應該是一種痛苦。

我踩着沙灘，用足踝深深的踩出一個脚印，却被湧上來的潮水冲掉了！我踩了一個又一

個，更深更深的，但，還是受到被潮水冲掉的一樣命運。

潮水是開始漲了，我就站在沙灘上，讓潮水冲擊着足踝。這裏的沙灘並不美，詩意不起來；不長也不闊。到了中午，所謂的沙灘就被潮水淹沒了！我突然想起了許多處我曾經踩過的沙灘，那是不同的沙灘。那幾處不同的沙灘的沙都是細膩，柔軟的，踩在上面就好像是踩在海綿上，無比的舒適。有時，我也覺得難過流淚。我是很喜歡自己的足跡所踩出來的足印的，因為那是我的；而正因為那是我的，我却帶不回去，於是一個美好在剎那間又被潮水無端端的冲掉，為甚麼造物者會如此無情不讓人類可以把握一個永恒呢？

有時候想，生命簡直是一片飄忽的雲，幾天前，我還去那個高高的長堤上坐盡一個下午，那幾棵高高的樹遮蓋了一大片的天，風又勁，把衣服吹的脹鼓鼓的。那片海也是沒有潔白走不完的沙灘，我倒是喜歡那兒藍幽幽的海水，可以當鏡子照，可以拍攝成一幅有藍天樹枒雲朵作背景的人像畫；那兒的濤聲也頂好聽，它是拍打在潤潤的堤牆上，總是輕輕的。偶爾遇到了漲潮的日子，浪大了，就會翻過長堤，跌碎在水泥築成的小徑上，於是小徑就濕了一大片，而陽光就從葉葉的縫隙間投射在上面，幾抹光影隱約其間，使人說不出那是甚麼？却又把那甚麼喜愛得不得了！

生命不正是一片雲朵嗎？現在，我站立在一個陌生讓潮水洗滌着足踝的沙灘上。也喜歡

• 濤海種一另 •

了這兒的風，挺勁的，這兒的海濤是另一種聲音，是另一種海濤！



11.1.1972.

對妳，是甚麼都該忘掉了

前幾天，我過了一個很靜，很淡的生日。我的生日過後就是妳的生日。這些年來，對妳，是甚麼都該忘掉了，就是妳的生日，老是忘懷不了！也許，因為妳我的生日，是同在一個月份裏，過自己年長一歲的生日，就想到妳的生日，而妳，會在過生日前偶爾的懷念起我的生日來嗎？

我告訴朋友，說我很久以前的一位知己在這一天過生日，他說妳很幸福，因為有我這麼一個男孩在懷念着妳，妳幸福嗎？六十哩外的妳，可否記得，一個曾經與妳進出電影院，同在斜斜的坡上檢拾相思子的男孩呢？而，那些都是好幾年前的故事，已成歷史，已成回憶了！

也許，有一天我應該去看妳，當妳有了白髮，當我有了白髮，背開始駝的時候。妳會認識我就是妳生命史頁上塗寫過愛的色彩的男孩？而我還會認出妳就是常常到我家來，對着我

。了掉忘該都麼甚是，妳對

媽媽房裏的穿衣鏡，梳長髮的時候問我「這樣梳好不好看」的女孩？

兩年前，我們的摯友——彬，到六十哩外的那個小鎮去看妳，說妳瘦多了，有了孩子，丈夫是位推銷員，那時，我心底很平靜，好像一泓止水，再也掀不起半絲的波浪。也許，妳會怪我，恨我。這些，能去怪，去恨嗎？我相信緣，我和妳由有言變成無言，再變成無緣。妳的倔強，我的固執，就釀成了這一串六十哩遙隔着的懷念。我說過，對妳，是甚麼都該忘掉了！就是妳的生日，永遠的銘刻在我心中。

有一年，我去橡膠園里看妳，妳那張白淨漂亮的臉孔裹在花布巾裡，扯開花布巾，那一頭黑濃濃的髮就垂瀉在肩膀上。引我進屋裏，妳媽媽說要殺雞了。那隻雞本來是要在妳生日那天殺的，妳不要，偏偏要留到我去作客時做爲桌上菜。就是這樣，對妳，本來甚麼都該忘掉了，就是妳的生日，打從那天起，便繫在我心底的深處，就甚麼也扯不掉；生了根，發了芽，開了花，結了菓，妳肯相信嗎？我還是那麼那麼的喜歡着妳。

也是好久以前的事了。妳從那個小鎮寫了一封信給我，信上的字迹還是妳當年的字迹，那份真摯依舊是妳當年的真摯，妳說妳找到歸宿了，生活很好，希望我有空給妳寫信。信末，信底，連信封的背後都沒有給我留下地址，不知道妳是有意這麼做，抑或是真的忘了。我收藏了妳的那封信，那是妳最後給我寄來的信。至到有那麼一天，我把它燒掉，對妳，是甚

麼都該忘掉了。

也許，有一天，我應該去看看妳，就是不敲妳的門，不跟妳說上一句話，就是站得遠遠的望妳，看妳，想妳，也是好的。也許，妳開了門走出來，一隻手挽一個菜籃，另一隻手牽一個孩子，從我的面前走過，低著頭走過，不看我一眼，我也不會埋怨甚麼的。當年我的怯弱，當年我的固執，多年後的今天，我都認了。

2.9.1972.

霧夜

纜車穿進了山洞，我側臉往背後一望，望見佇立在洞口旁的那盞懸在半空的電燈是嵌進了朦朦朧朧的夜霧中。我在振軒的耳邊囑咐他要他看霧。車廂中的幾道目光也跟着我的手指的地方望去，他們不知道霧是那麼好看那麼醉人的呢？我是個愛霧的人，若不是嚮往這份霧夜的迷離，霧夜的朦朧，我就不會上山來了！

纜車穿過山洞就到山上的總站了！還未走出車廂我就先瞥見了小黑和他的朋友在車站前面的石級上，兩人手中拿着由報紙捲成棍子似的長紙條，兩人各戴一副眼鏡，頂有書卷氣的。看見了我們才舒散了他們等待得焦灼了的眉心，小黑忙着介紹他的同學文德給我和振軒認識。

霧實在濃，每一盞路燈都被濃霧包圍了！遠遠看去，盞盞燈光說是空中的星粒又嫌太大，說是雲層裏的月亮又嫌太小，那種光的美，那種情景的醉人，只有身歷其境的人才能領略

得出了！振軒嘆喟沒有拿照相機來，不然，一定要把這個霧夜拍了下來。霧重，寒氣一直往我身上鑽，好像要鑽進骨縫裏去了！我們走進一片迷迷濛濛的霧氣裏，我們被濃濃游移着的霧包裹着；走進了霧的世界，說着霧的語言，把霧深鎖在記憶裏。

走過了朦朧中的無數柱電桿，彎進了一條小柏油路，路旁沒有路燈，小黑和文德手中的長紙條就派上用場，點上了火，把路給照亮了！我走在他們的背後，點了一根在未山上之前買好了的白臘燭，走不快，走快，它就熄滅了！人活着，對於許多世事也是這樣，過份的強求，就會弄巧反拙。我一直在想被拋在身後的霧，那一大片濃濃的霧，那些把路燈給包圍得朦朧起來的霧。

見到燈光時已是腳歇在別墅的門前了！逸雲給我們開門，埋怨着我們的遲到，令她擔心，其實，她擔心的只有小黑一個。小黑告訴了她，我們打從霧中走過，看霧的迷離，看霧的朦朧。她和小黑及幾位朋友先一天到了別墅，就爲了看霧。而霧的腳步總是不移向她眼睛所投及的地方，她也只好聽霧長嘆了！

我們幾個人走出屋裏，站在屋旁的草坪上，居高臨下，俯視山下的一片霓虹燈光，一忽兒的，一大片一大片的霧把山下的五光十色給遮掩了！雨，就細細的飄了下來，飄了下來。

不是霧的晨

· 晨的霧是不 ·

靜眠時，天已亮了！知道昨晚遲睡，知道早晨床鋪的暖和，但是，一個如此美麗的山上早晨，又怎好錯過呢？

我在頸上披了一條圍巾，覺得這樣不會很冷，沒有風，空氣是冷冽且帶水份的，一直的貼住自己穿短袖衫而露出來的手臂上。昨夜下過一陣雨，今早的太陽，病懨懨的，躲在厚厚的雲層裏。有淡得不能再淡的霧氣網住整個山上。我沿着昨夜來時的小柏油路往前走，靜悄悄的，滿山的樹，滿山的翠綠，還有就是紫色的小喇叭花，遠遠的山頭也有，路旁也盡是被昨夜一番風雨打落的那點點紫色。多美的晨，多美的綠色，多美的紫色；這不是霧的晨，要是有霧，那份美，該怎樣去形容呢？

我把圍巾裹緊自己的頸，向前走，把別墅拋在身後，這麼美好的晨，怎麼那些朋友還賴在別墅的被窩裏呢？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晨。而這個晨，就在山上，有冷冷的空

氣，有蒼翠的草木，但，不是霧的晨，要是有霧，該如何去描繪呢？

我折了回頭走，要走回別墅了！我在路旁撿拾了一朵紫色的小花，花呀花，妳怎麼這樣不幸的被風雨搖落而生命就要凋謝呢？我仰首望枝桠上正在綻放的花，覺得她們的生命才開始，而她們的同伴已是凋落滿地，這是多麼的悲哀。

我把手上的花丟回路旁，雖有惜花之心，却不能爲她們重造另一個生命的春天，倒不如讓他們在路旁順其自然的逝去。

回到別墅，吃早餐時，從屋裏往外看，那種薄薄像白紗樣的東西在窗外的樹樹間飄浮着，我放下了手中的熱茶，告訴逸雲說霧來了！走出屋外，站在草坪上，那裏有霧？也許是來過了，却又走了！只是過客而已！能遠眺望到屋後山頂真的有霧，山下也有，就是我們的身邊沒有；曉寒拿着一杯茶，也來追霧，霧沒來，細細的雨絲却來了！有甚麼辦法，天暗了下來，這不是霧的晨，細細的雨絲就在遠遠近近飄着，飄着。

千樹林中的風聲

山風，是有一陣歇一陣的，我選了一個樹蔭下坐了下來。許久沒有像這樣坐過，這樣安靜的坐過。風是從遠遠來的，猜測不到它來的方向；它來了就會把頭頂上的葉子搖成一種聲音，很是細碎的聲音。

手握一本蕭白的「摘雲集」，翻了幾頁，覺得在這麼好的陽光下，風聲裏，讀幾行的散文，也是頂飄逸的事。天，是灰藍灰藍的顏色，貼在葉葉間的縫隙處。而陽光不時的被風撕樹葉時一片一片的跌碎在書頁裏，一個接一個會幻變的淡淡的葉影在書頁中搖着搖着的，很是玲瓏好看。

以前，好多年以前，也在這裏坐過，卻沒有像現在能夠坐的這麼安謐。那個時候，不記陽光，不記山風，而是咀嚼學校課本的每一行字句，要考試了，就得拚命的把一個又一個的試題往腦海裏塞。就是那樣的，那年，書把自己壓得瘦瘦，加上離開了那個家，客人籬下，

啃一天書，忍一把往眼眶湧出的淚水。我懂得生命的意義。我珍惜自己，我活下去。

有時，一個人靜靜的坐着，陽光普照，葉搖草動，有若這一刻，多美，多安謐。

陽光真的很嫵媚，連風也醉人。這是一個很美麗的午後。我靜靜的坐着，任由太陽在移換位置，陽光從葉的細縫中把點點光圈撒落在自己的頭髮上，臉孔上，衣服上，我還是愛靜靜的坐着，也欣賞點點光圈的美麗。

我不時的仰望望天，沒有一片雲。葉子和葉子等風來臨時，就過過牠們吵吵架的癮。自己坐在千樹林裏，坐在風聲裏，坐在黃澄澄的陽光裏，又何嘗不是一件美麗的事？

自己是從許多艱辛和挫折中長成的，把許許多多的東西看淡且看成是褪了色的，世事那樣是不褪色的？此刻，獨坐在美麗的午後的千樹林中的風聲裏，依稀彷彿是生命的另個啓端；綠的草，晴朗的天，橙色的陽光，還有蟲鳴叫，這些都是可以代表生命，而生命總是遠長，總是美好的。

在山中

我和妳沿着那條山徑走，橡膠葉的茂密可以遮蓋整個天幕。樹底下是疊得高漲高漲踩上去鬆稀疏的黃葉枯葉，和樹頂上的青嫩葉子相比有如兩個季節。透過青嫩的葉隙可以望見的不再是平時所望見的藍色晴天，而是厚厚的雲層，灰白灰白的死在那兒，太陽也送殯去了。風也不薄，一直在吹打我和妳的衣裳和髮絲。妳的髮梢是繫了一條淺色的手巾兒，巾角在隨風飄呀飄的，那條綠色有點子的裙角也被風弄得圓鼓鼓。我走前面，妳走在後面。我不時的看妳，妳不時的看天，低首，或是，站立在風中沉思的樣子。從少女而變了少婦只七個月多的妳，那下頷不是尖而是圓，那眼睛不是美而是媚。我發覺到妳到底是和以往不同了。

走在山徑，走在風裏，我們所感受的都不會是相同的。我們同是來自人潮車潮人潮的都市，但，我們同是回到風裏，回到山中來。見到山中那所大板屋的時候，天色已低沉。走進了屋裏，雨細細條條的在高的屋頂上打響着，在屋的簷端落着，滴着。我們倒是在寒

喧裏笑着，說着。

笑着。說着。那夜沒有星光，連螢火蟲也不提燈來湊熱鬧或是甚麼的。屋裏的汽燈白亮有若城中的電燈。屋外却漆黑的有若寡婦身上的黑布衣。山中的精靈，屋旁的小河流水。已被滴答滴答的雨聲代替。

夜已深，在山中。夜已凍，在山中。我和妳及幾位表弟嘻嘻哈哈的躺進樓上的各一頂蚊帳裏，我們感受夜的神秘。我們聽夜雨的嗚咽。還有看蚊帳外面檯上的小油燈；小小火焰在圓圓的玻璃管裏手舞足蹈，燃燒着一份人生。

人在山中。心在山中。無眠也在山中。睜眼瞋眼都是那盞油燈，那點火焰，以及日間走過的那條山徑。那條山徑。那風。那青嫩的葉子。那綠色的圓裙。那髮梢的手巾角。那頷的圓。那眼的媚。

媚眼。圓頷。使我想起了妳在左腕上的金鐲子，還鑲配着會叮叮響的許多小小的鈴子。叮叮響的鈴子偶爾的從另一頂的蚊帳傳到這一頂蚊帳來。在山中，除了雨聲，風濤，便是妳的鈴響，一次，兩次，無數次的。妳也一夜無眠？妳的心不在山中？妳起得很早，天還很暗，妳搖着腕上的小鈴子下樓去了。

在上墳的另一條山徑上，妳告訴了媽媽說妳昨夜睡得很甜。睡得很甜？那妳的心也在山

中了。

我們一大伙兒，走在另一條山徑上，通往許多墳座山徑。我們便走進山中，另一個山中，鬼和鬼在腳下狼吞虎嚥的山中。墳座的另一端是黃綠相間的黃花林，風自那兒響起，風自那兒吹來。我想了想，昨夜的一場風雨怎麼沒把黃花打盡？不然，那黃花又怎會開得如此燦爛奪目呢！



13.12.1972.

潔白的水沫

溪水從我們的腳旁滑過，涼涼濕濕的滑過。有許多枯枝殘葉，有許多白亮亮身體發光的小魚，也在我們腳旁滑過。滑向許多大石頭小石頭的一個山谷裏，濺起了許多白色的水沫，那白色的水沫就是一個美的誕生，一個接一個的誕生，也一個接一個的破滅了！

生命像水沫嗎？要誕生，又要破滅，爲甚麼？

在水裏走了半個多鐘頭，迎着翠綠，迎着山風，迎着陽光，我們總算來到了那座大伯公廟。廟是小小的，是用石灰水泥築成的。我們沒帶香燭，就祇好雙手合十拜了幾拜。有一個割膠工人挑了兩桶膠汁走過來，我一眼便認識是阿聖哥，他已是一個孤獨的中年人了。他向我們笑笑，嘴角和眼角，却掩蓋不了歲月刻劃下的綳痕，稍停一會，又笑笑的走開了。

他一直都這樣的苦幹着。他沒有甚麼改變。祇是歲月催人老，他已不年輕了。走起路來，也開始有點兒踉蹌。他有四十歲出頭了吧！記得我唸小學的時候，他就來了。那時候，他

• 沫水的白潔 •

年輕得很，二十七、八歲吧！他告訴舅舅，說他喜歡山上，他要一輩子住在山上。舅舅還笑他這麼一個年輕人，頂多住三天就會回去的。舅舅也告訴他自己的兒子一個接一個的大了都到城市裏去了。他說他住定了。於是一眨眼，我中學畢了業十多年了，又看見他，他比以前瘦了，也很少到舅舅家裏走動走動，原來他已不年輕了！

大伯公廟對面有一間小小的亞答屋子，住着一個當管工的汗叔，他也許下山到鎮上去了，他是有名的酒鬼，真希望碰到他，他的話總是扯個沒完的。我站在廟前的水泥地面上，看溪水靜靜的流着，流向那個山谷。水聲從谷底升起。流水回音。而阿聖哥，他的一生就在風裏過去？在雨裏過去？與山，與樹爲伍？他好像很快樂，他不是笑得頂好看嗎？若是身心愉快，就是年紀大了，老了，又有甚麼關係呢？

我們的腳又踩向水裏，沿着溪水走上來，又踩着溪水回去，陽光亮亮的，山谷的周圍是樹，把天空也給遮住了。風，在轉了又轉，把葉子吵醒了。

我們回去了。溪水走在我們的前面，也走在我們的後面，像一條大光帶的溪流，被我們的足踝踩亂了，踩出了許多潔白的水沫，搖搖幌幌，搖搖幌幌的，裝滿整個山谷的是我們年輕的笑語，我們是回去了！

小雨

天暗了下來，屋後起着風。從屋旁的小徑往上走，走進了那片橡膠林，風在低低的草葉間竄動着。我選了一塊長滿了青苔的石塊坐下，真應該這樣坐下來了！許多日子以來都希望能夠這樣坐着，靜靜的坐着，坐在風裏，坐在山裏。

從這片膠林可以眺望到另一片膠林，也可以看到山脚下，青叢叢的樹木，在樹木的末端是一片和天連接着白濛濛的海峽；以前，一直愛來這裏小憩，爲的是看那座海峽。有時，會有小小的黑點，緩慢的移動着，那是船。現在沒有船。天和那座海峽連在一起，灰濛濛的。近處，透過綠色的橡膠葉子，可以看見一朵一朵的雲在飄動。

會有一場雨，我想。離開了那塊有青苔的石塊，跨過了一條小溪，溪旁是一條窄窄的黃泥路，是讓住在其他膠園或更高的山上的人們經過的。遠遠的，我就望見有人走來，手裏還提一些甚麼的。我往下走，碰着那個人，向他點點頭，也許我不認識他。他或許會說我是這

個園裏的主人的兒子，其實，我不是，園主是我的舅舅，凡是住在山上的人都認識他。

「山腳下雨了，是小雨。」他說。

我笑笑，望望天色，而，雨絲真的來了！打在樹葉上，滴答滴答的。我側過頭看身後的那個人，一步一步的往上走。希望雨真的是小雨，要不然，他會病的。他的步伐有些踉蹌了！而他的汗水正服貼濕着他穿着有了綳褶痕的白襯衫。

小小的雨，就那樣的在山上下，在窄窄的黃泥沙路面上滴着；小雨不會把山給下濕的，小雨不會把窄窄的黃泥路給下滑的；路旁的草，迎着山風，沐浴着小雨，而我，在山中，在風中，也在小小的雨陣裏。

28.11.1972.

心靈在山壁的勁風中睡去

我靜靜的一個人坐在石塊上，石塊的裂隙處茁長着青青的草兒，就是拔掉了，一些日子過後，還是一撮撮的生長着，與我同坐在這裏的童伴已浪迹他鄉。我是草，離不了土；他們是鳥，離了巢，飛到他們可以歇下來的地方去了！

這些日子來心底一直在難受着。爲了甚麼而難受呢？我回答不出來，總覺得工作太繁忙，常叫自己窒息。假日裏，就想到了山，好像只有山，才能填補我心底的縷縷虛無，只有山才能抹去那份心靈深深的難受感覺。

山風在前前後後低低的迴漾着。天色很好，陽光亮亮的。從這裏可以透過許多枝桠葉影看見山脚下的公路，路是小小的，有許多東西在爬行着，也許是爲了看這些而來，我經常坐它一個上午或是一個下午甚至一個黃昏才離去。

童年友伴雲表妹前幾個月做了第二任的媽媽，孩子做滿月的時候，大家都忙着去湊熱鬧

。我沒去，我知道她住在那個很偏僻的椰林裏，離這裏有九十多哩！舅母去看了她幾次，每次去都是一大包一大包的帶着去，好像柚子啦，糕餅啦，孩子的衣物啦……：雲表妹很少來，不知道她這一次來，左一個孩子右一個孩子之外，是否會一大包一大包的帶給她媽媽呢？

山裏是愈來愈冷清了。樹木都是愈長愈茂盛，葉子伸蓋着葉子，把天給遮住了。風在葉的隙縫中鑽來鑽去。我最近常到山裏來，除了看看園坵裏的男女主人，也喜歡山裏的自然草木，有時覺得聽聽鳥語也是一種享受。

離開了大石塊便沿着長滿了頭的茅草小徑走，山風一陣接一陣地把白色的茅花吹得歪斜斜的，掠過一株一株的山竹樹，榴槿樹，板榔樹，椰樹，踩踏在又是一塊大石頭上；風勁了，把人吹得舒服了起來，我閉起了眼睛，於是，心靈便在山壁的勁風中睡去。

10.4.1973.

那些白色

我在那片大草坪的對面下車，把一毛錢換來手中的一小小張上面寫着阿拉伯10字的車票揉成細細一團，拋呀拋的，就把它拋掉了！

許多的車，大轎小轎從左邊過從右邊來，我穿過了那些車輛，踏在那條短短的路面，路面上，有幾攤冰水檔在路邊賣着。我選了一張長長的靠背椅坐下，背着是那短短的路面，路面過去是一間建設得很講究好豪華頂有氣派的教堂，從裏面傳出陣陣隱約可聞的歌聲；未坐落長椅上時便有念頭要走過去看看的，後來又想到他們那種過份的禮貌和笑態。還是覺得坐在這裏好；這裏很靜，有涼微微的風，天空是濛濛溶溶的一片，正飄着毛毛的雨絲。天一亮，便是這樣的天色，很久以來未有過的天色，不是一陣大雨的天色。

草坪上有幾個穿著很隨便的黑皮膚的孩子在踢足球；在學校時我也踢過足球，那是好多年前的事，白色的衣服穿來插去，和陽光一樣的潔白燦亮。放學回家，一條白色的短褲已不

再是發着亮的那種白色了！媽媽說她夠辛苦，怪責自己不懂得保護自己衣物整潔。現在已經不同，很少穿白色的，當然，衣服也不會像以前穿的那麼髒兮兮了。

那個高高個子的孩子摔了一交，其餘的都笑了起來。他們笑得很好看，很稚氣的。有好幾回我拿了一個鏡子對着自己，學那些女孩子對鏡扮笑態去歡悅她們的情人一樣的笑著。結果，自己不能笑了，笑的日子已過，笑已飛貼在那一群孩子的臉上，嘴邊。

靠近那條大馬路邊的鳳凰花開得很奪目耀眼，那片紅又艷又燦令人心醉。想想，這種天色，這片紅艷，又將是清明時節而細雨紛紛的蒞臨了！有條斜斜的桫欏馬路通到頂上的那個小山，那兒的鳳凰花一定綻放得很耀目了，去過那兒好幾次，每一次去都是逢到鳳凰木開花的時節，那個湖亮幌幌的，湖邊的鳳凰花是一樹的紅，地下是落花片片，紅艷艷，叫人看了好心傷；既然要生長，又爲甚麼要紛飛垂落？而，人的生命過程，又何倘不是如此？從生長中去體驗生活，生活中的艱苦、歡笑，然後便如紅艷過的花朵，紛飛垂落，一陣風，一陣雨，一生便是這樣過去了。

把小狗也帶去

去山竹林，我把屋裏那隻小狗也帶去，牠大概還沒出過遠門。牠是那種很令人喜愛的小狗，我把牠抱進懷裏。一路上牠都靜靜，未曾吠過一聲。穿過一片林又一片林，然後才把寬表弟給找着了！他正爬在一棵山竹樹上，用長竹鉤鉤住葉葉間一粒粒熟透了的紅山竹。他從樹上往下望，嚷了起來：「你怎麼把小狗也帶來了？」

「牠太可愛了！」我說時，把牠放在山竹樹下，牠走來走去，很高興的樣子。遠處有狗的吠聲，牠像在害怕甚麼的，往茅草堆裏鑽。我手快的把牠抓了回來要牠好好的睡在樹下的枯葉上。

我爬上了一棵山竹樹，開始採山竹。我在樹頂了，寬表弟嚷着小狗進了茅草堆，很茂盛的茅草堆。我也擔心起來，寬表弟從樹上跳下，往茅草堆裏找，牠大概是越鑽越深，茅草不動，不曉得牠到底鑽向那一個角落？我真害怕若是找不到，牠會死在茅草堆裏。

還好，寬表弟找到了牠，牠吠了起來。寬表弟把牠裝進一個要裝山竹回去的籃裏，籃底放了許多的枯葉爛葉，讓牠好舒服的睡在籃裏。把籃掛在樹枝上，寬表弟一面採山竹，又一面的用腳踩搖着那根掛了籃子的樹枝，牠伸了一個頭出來，隨着籃子擺來擺去；起先，牠沒有甚麼，久了，牠就低低的哼了起來，也就乾脆的從籃裏跳了出來，跌落在地面上。

狗吠聲近了，才知道是那隻母狗。小狗看見母狗來了，便跑過去吸奶，很安詳的偎在母狗的腹旁。小狗實在小，還需要母狗照顧。

沿路歸去時，寬表弟說別抱牠，讓牠跟着我們走。牠祇跟了一小段的路，就不跟了，反而往旁邊的岔路跑去，要不然就是折回頭跑，還害我這個滿頭大汗，我說，我抱你吧！你太小太需要保護了；太小的東西，是容易迷失的。

隨風逝去

他們說汗叔死了。我沒有覺得奇怪，人的性命有開始也有結束，他今年七十三歲，他應該知道，七十三年，對他，已是太長了！

汗叔住在山上，替人看園口。他每天到小鎮賣點香蕉木瓜換點米菜的就必定經過舅父的園口，他每一次經過，不論是上山或是下山他都要進屋裏歇歇，有時候還在廳中的長凳板睡上一大覺。他的酒癮很大，常常在小鎮上帶了瓶酒上山，喝個爛醉，在舅父的屋裏倒了下去，夜裏沒有電筒，就用椰葉捲了捲，燃上了火，他就是這樣走夜路，他住在很高的山上那間廟宇的對岸的亞答屋。

聽說他死的前一天早上還喝酒，舅母勸他別喝酒那麼多，喝多會死的，舅母的話是無意的，大家都熟悉了十多年，死字也常掛在口頭上，沒想到這回會這麼靈驗，隔了一天的早上就說他死了！他的身後事由舅父和山上的朋友一同辦妥的。

很小的時候，就知道他有個兒子，住在鎮上，以後住進了大城市，變壞了！做了流氓；從監獄的門檻上蹀進蹀出的。汗叔就傷心的和他斷絕了父子關係，以後那個做兒子的音訊就愈來愈少，汗叔的生命中也就不見有了他。

我從屋旁往上走，碰到了舅母，我說要到廟去看看。其實，我想去看看廟宇對岸那間破亞答屋，屋裏的主人已是隨風逝去。在那條窄窄的黃泥沙路上碰到一些下山的山上朋友，我說我去看看廟，拜拜神，山上的朋友也許知道。除了廟，他們也許不知道還有那一間破亞答屋。



煙霧

他在起不了甚麼風的街上燃上了一根香煙，深深的吸進了一大口並深深的把辛辣的煙霧從口中吐出來；他很喜歡那種薄薄的煙霧。他時常愛在亮亮的燈光下抽，愛在有朗朗的陽光的窗前抽，他爲了是想看那飄飄渺渺一剎那間便淡化了的煙霧。現在，他彳亍在街道上，一直走向那個他常去的海邊，那條小小的柏油路，相當筆直，但，很短；很快便看到海了！

風很勁，他把煙蒂拋落在柏油路面上，他不知道那一小半截的香煙會否在柏油路面上自個兒燃盡？他想，那是不可能的事；香煙雖然也能夠燃燒，但，它的過程太短促，不但如此，還得依靠某種力量來完成它的燃燒過程。人類不是。他就不是了。他靠自己。他對那個家產生了恨之後，他就覺得應該靠自己。生命是自己的，有一分熱，就該發一絲芝刺。他不知道他的生命會延長到甚麼時候？像那根被拋落在柏油路面上的一小半截香煙？生命有若一篇小說，其精采不在于它的長短。這些問題他早幾年就想到了！他去走那條短短的柏油路的

時候，他的心思便祇有這些了！

那座潤潤高高的堤牆上坐了一位年紀很大的老伯。老伯的那一眼似乎是帶着某種意識的，針一樣的刺視住他。他迴避那個老伯的目光，他眞害怕那老伯那種帶着某種意識的目光。他擦過老伯的身邊。他站在那座堤牆上，瘦瘦的站立着。風撥他，撥他滿身滿臉的冰涼。水漲高了，水面上有許多的污物，隨着波浪漾來漾去。

他想：躍身下去，會是怎麼樣的？他不會。他絕對不會。生命對他永遠是一個開始。他有太多的東西要珍惜，要挽留，要記憶。他站在風裏。髮飛。衣飄。還要煩惱甚麼？

他就是這麼樣站着，瘦瘦的站着，不爲甚麼的。他擦了幾根的火柴，還是沒辦法把香煙燃上，風太勁了。他把香煙腳在兩片唇的中央。這樣也好，站在風裏，想看煙霧的一絲一絲的慢慢淡去，是不可能的，世事總是不能兩全其美。

離開了那片潤海，那座堤牆，那條小小的柏油路，以及他心裏告訴了那個老伯，他會活着，就是活得支離破碎，他依然會活着。

走出了小小的柏油路，風在他的背後逐漸的淡遠了。街道上很靜，靠海的幾條街道都很靜。他點燃了含在兩片唇中央的香煙，煙霧便在他的眼前，頭頂上擴散，擴散。他現在不再是想抓一把甚麼在手的年齡，但，他依舊是生存着，會繁忙的操勞着，活着。

岸

走出了那扇鐵門，門外的天還沒有暗。我沿着門前的行人道走，走過才開始亮起來的一柱街燈又一柱街燈。跨過幾條橫路就到碼頭了！上了渡輪，選了靠窗的位置坐下，心思似乎平靜不了。

窗外送進來是一陣陣涼習習帶有鹹味的風，天便逐漸黯暗下來了。我搖了搖頭，是想把甚麼給搖掉的；人生淒楚的事兒太多，最苦還不是沒有人肯做深一層的了解？我這一生不被人家瞭解的事件太多了！有時，覺得他們不懂，不懂又怎會瞭解呢？唯有把一件事兒一種心思一份煩惱深深的收鎖在心的抽屜裏。

整個天色是黑的，亮亮的雙眼仰望着天際，可我知道我此刻心境的哀傷？星沒有來，月也沒有來，天際是一座大墳墓，黑漆一片；海上飄去飄來的是有聲音的浪濤；我爲甚麼不是一撮浪濤？起碼浪濤還可以洩盡她的哀泣。遠遠望去，有微微的燈火在海面上泛浮着，那是

漁舟吧！他們在海上掙扎。在風裏。在雨裏。他們看不見巧言令色的人，他們有自己的世界，有自己譜出來的歌。而我，得面對一些欺詐虛偽的人的嘴臉，得看他們的眼色然後自己偽裝起來，虛假起來；有時，我這麼想，我會是這樣狡猾的人嗎？我會是如此懂得掩飾自己而去加予表現自己另一種臉孔的人嗎？

渡輪駛離了那個岸，現在又靠這個岸；人生也恰似一隻船，駛離了岸，又得泊岸；放棄了一個方向，便得去尋找另一個方向。而我，走出了渡輪，從那個岸到了這個岸。腳踩在這個岸上，這是另一個岸上。

岸上的樓宇，岸上的草木，岸上的人影，是熟悉到可以厭膩。但，這是家鄉的岸。唯有這個岸是美好的，唯有這個岸才是屬於自己的。

(1973 年)

那條短短的柏油路

我一直喜歡那條短短的柏油路，柏油路盡頭的那座濶濶高高的堤牆，堤牆下是那片藍幽幽的海水；水總是很靜的，浪，從遠遠的來，一滾一滾的，輕輕的，便這樣的打在堤牆壁上，風會在幾棵說不出是甚麼名字來的樹梢上鑽來竄去，像在捕抓着甚麼似的，會從這棵樹到那棵樹又到那棵樹；葉是青青的，自己坐在濶濶高高的堤牆面上，仰首時，可以觀望到葉葉間搖幌的粒粒陽光，發亮的陽光，耀眼的陽光，醉人的陽光。

幾年來，我一直喜歡着那條短短的柏油路，我會在那個堤牆面上坐它一個午後。我帶着一本書去，在那兒翻讀着，樹上的葉隙間投落了一道道的陽光在書頁上，跳動着，幌閃着。是很美的午後。坐盡了一個午後，黃昏在海面上補了一層顏色時，自己就會拖着自己的身影離開那兒。風一向來是挺勁的，我想抽支煙，總是點燃不着。我會呆呆的想，呆呆的看；看遠遠的帆影，帆影背後遠遠的山頭，看天邊的雲朵，雲朵飄呵！飄呵！

• 路油柏的短短條那 •

有人說我活得太孤獨，我會太孤獨嗎？我生命中有書，有山，有海，到處都是陽光。生命是自己的，祇要自己承認自己活過，那便是了！我對世上的一切都不會苛刻，我掌握自己生命的舵盤，在風裏，在雨裏，會向着自己原定的方向進行。

有時自己常在涼風習習的海堤上坐着想生命的過程，想生命裏的笑與淚，有許多是不應該想却又想了。海，除了浪濤，除了風聲，除了飛過海面的鳥隻，一切都歸于平靜，靜的安謐，靜的恬美；要想好好去感受一份靜，不是很容易的事，每天每天，自己總是聽見那些機器的聲音，那些人類吵雜的聲音。

我真的喜歡那條短短的柏油路盡頭的那片海，祇要自己坐在那座高高濶濶的堤牆面上，就不會再有那種吵雜的聲音的紛擾了！祇有浪濤聲，祇有風聲，祇有自己的心跳聲，自己只能擁有這些，除了這些，其餘的都是不健全的，都有殘缺的。

天色愈昏暗了，我走出了那條短短的柏油路時，細細的雨絲便在我的前面後面滴落，滴落。

7. 12. 1974.

霧的小鎮

雨是凌晨時分下的，于是下半夜是一串的雨聲；醒來時，天已亮，雨已停，打開那扇向着屋後膠林的窗，看見了好濃的霧，在窗外飄移了。

上山前，我會在鎮上歇一夜，這次來倒是相反，是下山時才在鎮上歇一夜。這也許和霧有緣。霧是把整個小鎮網住了。看到霧，想多躺在床上會兒都不行了！霧是一串奪魂鈴，就這樣的牽引着我下了樓，開了屋後的小門，霧氣就襲罩了過來，又涼又濕的，沿着屋後的小徑，走進了那片茂盛的橡膠林。霧在樹樹間掛着，飄着，游移着。好美好美的霧呵！那次和振軒上那座冷冷的山，看見的是盞盞燈光下的濃霧，是另一番喜悅；這回，天色是灰白的，霧在小鎮的晨裏。我彎進膠林旁邊的一條泥沙路，那兒有幾間高腳的馬來屋子，屋裏的人還在夢裏吧！路的前面迎着我的是一個中年男人牽着一個小孩，是到鎮上去吧！那個小男孩一直在側着頭看我，其實霧比我好看，霧是迷離，是朦朧；而我是人，人是最愚蠢的動物。

霧是愈來愈濃了，我折回頭走，走回屋裏，把小門鎖好，便穿過廚房，穿過客廳，到了門外，整條街上，是白濛濛的霧氣，遠處已成了一片朦朧。穿着白色的制服的學生穿過霧的小鎮去學校上課，一輛一輛的巴士車穿過霧的小鎮通往他處。我佇立在門前的石級上，看霧的小鎮。



7 · 12 · 1974 ·

黃昏逐漸的老去

黃昏逐漸的老去，老不去的是我這顆年輕的心。我坐在渡輪上，看灰幽幽的海水，天色還沒有甚麼黯；遠處有大大隻的貨船，那些船上的人都靜止了活動，而我的思想才開始。每坐在渡輪上，看天望海的時候，就會想到自己二十多年來孤獨和心靈的苦楚。

今天又長多一歲，坐在渡輪上想想回到家的滋味是怎樣的！我不是不回去，我常常想回去，可是我回去了得看家人冷酷麻木的臉孔，母親那副楚楚可憐的樣子，我想這個女人爲甚麼會擁有這麼多的不幸？而她的那麼多不幸留給了下一代去承受？我承認自己有先天的憂悵病症，我也無言且默默承受了上一代賜予我的不幸。我知道我的怯弱。

少小的時候，吃兩粒紅雞蛋就頂高興的，知道自己生日了！一個生日接一個生日的過去，生日愈過得多就愈覺得不快樂。下了渡輪，上巴士買一毛錢票去兜了一個圈子，給自己一個慶祝。下了巴士，在人潮中鑽，希望能驅逐掉圍繞住自己心頭的煩悶，我知道我的稚嫩，

• 去老的漸逐昏黃 •

我的心並沒有隨着遠去的時光而老去。

走在長長的街道上，是那麼多的車輛，那麼多的人。那些人，怎麼如此的繁忙？看他們匆促的腳步就知道了時光溜去了便不可有回頭的了，像我那逝去了的每一個生日一樣。

一盞一盞，五光十色的燈光在黑壓壓的夜空下放亮了！已經入夜了！腳步踩進了有許多碎石子和黃泥滲疊成的路時，心的感覺就不同了。



窗外的童年

他躲在小小的工作室裏，燃了一根香煙，佇立在那面向西的窗前，投注着窗外濶濶的世界；天色是落日時分的那種顏色，很美麗的顏色。

把一口一口的煙霧吐了出來，煙霧飄向窗外後便淡淡然消失了！窗外那幾個孩子在玩跳索遊戲。一條長索由兩人各拉着一端，另一些孩子便一個又一個的跳過。跳過了。拉着索兩端的孩子把索的原來位置提高了點，於是又是跳過。於是，又是提高，又是跳過……

童年的時候，他住在那個很僻靜的小鎮，靠河靠林靠山的小鎮。像窗外的一群孩子般大的年紀，他就愛玩了！他媽媽不在身邊，是住在鬧嚷嚷滿是霓虹燈光的城市裏，久久來看他一次，一次比一次陌生；他不喜歡他的媽媽，他喜歡與他一同到河裏游水，到稻田裏邊的小溪裏捉打架魚的小朋友，甚至，吵吵架賭賭氣也是一件樂事。

他輕彈了一下煙蒂，再吸進一口，深深的，再吐了出來，煙霧就這樣的在他的眼前迷濛

了起來，一剎那，擴散；也淡了，遠了，童年有如他自己口中吐出的煙霧，曾有過的，但又失去了！他童年有過歡笑也有過悲哀。他望着窗外這群孩子，他想問他們，是否很快樂？但，他沒有向他們開口，望着他們，他看到了他自己。童年的時候，他承認自己個性太野，所以，書唸得不好，等他要專心唸書的時候，悲哀開始在他的心中滋長，憂鬱襲來，一大把一大把的撥也撥不開，有人說他眼睛裏蘊藏了過多的憂傷，算命先生曾經說過他的命運線很好。這些都是鬼扯的，誰肯相信？也許是等老了以後吧！老了以後的事誰又能知曉呢？現在，他站在一群孩子嘻嘻哈哈隔着一面木窗的窗內吸着煙，看煙霧飄出窗外，窗外的天是逐漸逐漸黯淡下來了。

幾年來，他一直喜歡着斜陽。山上的斜陽，海上的斜陽。現在是窗外的斜陽，淡淡的煙霧飄出了在窗外的斜陽裏盪漾了那一小片刻，就失了影踪，一定是給斜陽送終去了，椰葉的綠翠顏彩清晰在黃燦燦的斜陽裏隨風搖呀搖，把斜陽搖了過去把星星給搖亮了。

不知道是點燃了第幾根的香煙，把一一的香煙屁股投落在窗外的泥沙上，而那些孩子不曉得甚麼時候走掉的，窗外已是一片漆黑，已是留下一片寂靜，窗內也是一片漆黑，也是一片寂靜，該亮燈了；他想，而他再次的點燃上一根香煙。

冬節想起

從廠裏出來走上燈光燦爛照白了整條通往碼頭的路上，覺得有些倦意，年尾的風比往日勁，天色是陰暗漆黑，找不到月色和星光。許多亮閃着車頭燈的汽車巴士電單車從自己的身旁擦過，留下幾綫在燈光下游移的白煙霧給我，討厭的是那股難聞的污油味。

剛才留在廠裏八九個人圍坐一桌吃的那些魚呀肉呀，正在自己瘦瘦的肚子裏流行着。我沒有喝酒，老友手握着酒瓶的長頸，要給我斟酒，說今天是慶祝冬節，多少要喝點。我沒有。你老友的情我不領。不是我不會喝，而是桌上沒有真正能喝出雅興來的人：他們不知道李白的酒詩和李清照的愁詞。

踏上了渡輪。渡輪上沒有甚麼人，稀稀落落的坐着。我坐近靠窗口，凝視着窗外黯黯一片的天際，有一塊一大塊的濃濃的黑雲密佈着，暗忖今夜一定有陣雨。而雨絲是真的夾在風裏飄來了！風好勁哩！渡輪航行在濶濶黑黑的海上，是搖盪着的。片刻停立在窗口，眺望着

遠處那幾許熄滅不定的燈火，相信那是挑生活重擔的漁民又在作一次生存的掙扎了！每一戶人家都有自己掙口飯吃的行業。做漁民的得在風裏浪裏生存，他們的生活是何等的凄苦呢！渡輪在浪濤起伏的海上向着燈火輝煌的對岸駛去。人生何尚不是這樣？走自己要走的路，走自己心窩中的方向。

對岸是一片燦爛的霓虹燈光，對岸是一個四面都有着白白的水包圍着的島嶼，對岸是孕育我生長的故鄉，那兒有我的家，那兒有我的童年夢加少年時代的憂悵再加成年後的件件失落。我就要看到我熟悉的平平泥沙土路了！

渡輪泊岸時，另一艘渡輪便徐徐的開離了堤岸，開始它的另一種旅程，水上的旅程。人生也有旅程，那是一項艱苦的旅程，背負着許多的風和雨，歡笑和眼淚；當風箏在濶濶天空中隻隻飛翼時，當十二月的風起時，吃粒粒甜甜的湯圓時，一個冬節就從指與指間溜逝。而自己的里程碑裏刻下了一些甚麼？在記憶裏有的又是甚麼？歲月輾轉，好一個無可奈何的冬節呵！

17.2.1976.

另一種鐘聲

黃昏散去，燈光便在條條街道上亮閃起來。我的脚步是落在那個梯級上，好不同的一種心情。進了九號課室，最早一個應該是我，扭亮了白燦燦的電燈，把一室的漆黑驅逐出門外。把兩扇長長的窗門推開，迎進來的是冷颼颼的夜風，夜才開始，風便冷冽了！好冷冽的一種夜。

窗外是一棵長得很是高大却不知道名字的樹，它的葉子有點兒像楊桃樹的葉子，似乎要細小些，在風中搖盪起來很是婀娜多姿，最可愛的應該是那一撮撮紫白相間的小花，樣子玲瓏得很，只能遠遠的看，就是採摘不到；世間上有些事兒也是這樣，只可觀賞，不可碰擊。花是一種易開易謝的東西，像夢，雖是玲瓏璀璨，却是短暫易逝。青春也是這樣。想挽回那些逝去的，唯有在記憶中了。

我是個生活在記憶中的人，真想把窗口外那一撮撮紫白相間的花朵捻串起一串圓圓的花

環。花環有自己串串的童年往事。花環有自己那些穿白色校服的日子。把這些紫白相間的花朵串起花環，一定會很好看；在白天，從下渡輪回家的那條路上就會見過這種樹，花是細細碎碎的一大撮，高高的掛在枝桠上，仰首看上去，是青色的枝葉和紫白相間的花朵嵌在淺淡的夕陽餘輝空間，似一幅畫。現在是夜間，藉着室內的燈光，也把枝葉和花朵照得清晰可辨，而照不到燈光的是樹的背後，風便從那邊吹來。那邊的枝葉婆娑起舞，那邊也是朦朧朧朧的。從朦朧的枝葉間投望過去，隱約可見，那兒有一張長長的靠背椅，有人在坐着，靜靜的坐着，他也在沉思？他也在回憶？或者他也想串起紫白相間的花環？

背後有一陣子的蠕動，是有人走進課室裏來了！又出去，他們都是一群好學的青年。是失學得太早抑或是想重拾穿白色衣服的那段時光？每個人都有每個人心中的秘密，自己也是，我又回到學校來了！讀夜課，是讀一點夜色？讀一點過去？而是真的能讀回一些過去來嗎？抑或是我生活裏的那種無依而才走進夜校門且希望被填塞空乏的心靈？我矛盾的在校門和家門之間徘徊，踩燈光下的影子，踩硬硬的木板梯級，踩一路的星光和夜色，以及踩一寸一寸的時光，有甚麼東西不是自己值得去珍惜的？學識？生命？青春？

只這樣把長長的窗門推開，只這樣樣的讓紫白相間的花朵展現在枝葉上，那些記憶便從紫白相間的花朵思維裏走了出來。有記憶是美的，就像人本身擁有青春一樣。

上課鐘就在這個時候被敲響了！這是另一種鐘聲。



渡輪以外

才跨進船艙，雨便在船舷的扇扇玻璃窗外下了！下濕了濶濶的海面，海面漾起密密麻麻的漣漪。笛聲響，船開了！駛向風雨裏。迎面來了一輛渡輪，就要靠岸了，像是飄浮在小溝裏的紙船，搖搖盪盪的。極少遇見這種情形，每每坐在渡輪上去來，都是風平浪靜。這一刻，風雨在玻璃窗外和着浪濤奏出了一首不知名的曲調，船身是飄浮的。天是一片濛濛的灰白色，好淒迷的一種灰白。

船，駛進了海中心時，便看不到板威兩岸的樓宇房影了。連遠處的貨輪也變成了一個嵌在朦朦朧朧海面上的黑點，分不出那是甚麼？近一點的貨輪，毫無生機的沐浴在一片風雨裏。整個海面是模糊模糊的。船是緩緩的前進，向着方向前進；人的生命中也一樣，不論是有多大的災苦艱難，只要有一個目標，只要人的心中有一個定向，站，就在前頭迎着。

船是泊岸了！大家擠着擠着，大家撐開了五花十色爭奪艷麗般的傘走出了碼頭。我也帶

了雨具，這種天氣，有時晴，有時雨，是應該注意的。

雨還是滴滴答答的落着，落在自己的雨帽上，雨衣上，以及落在已經濕漉漉的柏油路上。許久沒有像這樣穿着雨具在濕漉漉的柏油路上散步；我說散步，是因為，我不在落雨的黃昏去趕赴甚麼約會，我的心是平靜的。也許是這一陣雨和這一陣微微帶點濕氣的風，把自己的心窩也括涼了。是積了一泓水，又涼又凍。這個世界本來是冰涼的，到處都是冷歧的目光，你看過有錢人家的眼睛嗎？你看過那富裕人家的嘴臉嗎？滿眼的霜雪，滿臉的冰涼，還有的是滿口的仁義道德。

在雨裏奔波是一種考驗。在雨中散步是一種享受；心靈最高的享受。人的一生中，有幾回的片刻是屬於自己心靈的？在屬於自己心靈寧靜的片刻裏，只要閉一閉眼睛，那也是一種幸福。人不能，也不可能擁有一輩子的幸福，幸福是剎那恍惚間的事，是不知它從甚麼方向來，也不知道它打從甚麼方向走？抓不牢一個幸福，再想去抓回另一個幸福的人是最不懂得幸福是甚麼的人。

雨，還落着，落在渡輪以外。

20·3·1976·

生命原是一首寂寞的歌

• 歌的寂寞首一是原命生 •

寂寞似火，把自己燒燙的又辛辣又難過，但，寂寞不敢說。不是自己交遊圈子狹窄，而是自己有意無意的封閉了自己的情感，把自己鎖在一個自己以為是的世界裏；筆和稿紙，書本和夢的世界。

生命原是一首寂寞的歌，無譜，無曲，只有自己懂得怎樣去唱，唱出心底的那一首寂寞。說我寂寞嗎？我有許多的朋友，他們整天說要生活要掙錢錢才是生命的最深意義；所以，我說寂寞呵！錢財如糞土，視錢如命的朋友，又怎能是我的朋友？

寂寞和錢是兩回事；但，在現實裏，不講錢又講甚麼呢？每天每天擠在一排人的後面去買船票坐渡輪，身前身後的友人嘻嘻哈哈，唯有自己最寂寞，寂寞到想哭。最能展露自己寂寞的一剎那便是人潮最擁擠的時候。那個時候，甚麼都來了，有某些東西從四面八方飄飄渺渺的聚集在心頭，又辛辣又難過。

每天每天，躲在那間小小的工作室裏，又是鐵錘又是三夾板，聲音由自己製造，要輕，要重，任由自己，遂想把寂寞趕走，趕出窗門外。

生活的煎熬力愈重，寂寞感便愈濃，一閒下來，兩隻手不知要耍些甚麼好？是筆？是稿紙？何來那麼多的悲悲戚戚淒淒慘慘？而，寂寞却何其多？許久不銜一支香煙在嘴唇上了！這好像沒有甚麼意義！看煙霧從口中吐出而擴散在虛無飄渺間，能抓到的又是一些甚麼呢？是一份飄逝了的情感？是一篇寫得悒悒的散文？生命原是一條艱苦的旅程，或多，或少，總是有挫折和波濤。寂寞便在這一條旅途中佔得位置最重，一分一分的吞噬着一個人的歲月，甚至青春。

生命原是一首愁苦多過於歡樂的歌，無論是以多優美的旋律去伴奏，但，伴奏的不是唱出生命原是一首愁苦多過於歡樂的歌的人，所以不能體會出唱者的內心所隱藏的那抹愁苦，唯有唱者才能在一雙閃亮的眼眸裏流淌出顆顆淚珠不快樂。看過歌者的淚痕嗎？看過一個失了生命的死亡人嗎？看過一個依然笑着生活着却没有知覺的人嗎？這些這些都是不幸的。生命存在着不幸。而寂寞也能算是生命中的一種不幸嗎？寂寞，寂寞應該是一首歌，無譜無曲，只有自己懂得如何去唱的歌。

天色

他們都出去了，我沒有。我留在屋內靠近廚房最末尾的那間臥室裏。三扇連着的百葉窗洞開着，窗外已沒有紅毒毒的太陽，天是灰黯似是雨來臨前的那一種顏色，又是迷濛又是淒灰的那一種。

天色是我的悲哀，窗裏竟不能塞進一點點窗外的風，這又是誰的悲哀？頭頂上懸掛着的一隻小小的風鈴，也像是患了癱瘓症那樣的沒有行動，它的那種死寂更添我幾許的愁味。我的心是天色；蒙上一層灰糊糊透不出亮刺的光道，有時，懷疑生命是一項死亡的堆疊，是一種罪的加予。我沒有選擇，不能用自己脫胎前的那一刻去選擇。脫胎見世，一切主宰已成定局。那盤生命的棋在漠界和楚河的各一端已成定局。棋的定局。生命的定局。

我付予母親的那份情感已從遙遠的冷漠再化成逐漸逐漸的淺淡，之中，從來就沒有愛過。溫暖過。我承認，我是罪孽。昨天如何去看路的伸長和後退，如何的從熱熱的太陽坐待淡

淡的暮色。一個埠到一個埠。一個鎮到一個鎮。再從小鎮到大城，看公路兩旁的原始，不曾想到公路的盡頭儘是那般冷峻的繁華；那個報攤女孩把報紙塞進她佈置好的界限裏，她的自私和冷酷，告訴了我這個繁華城市的不幸。

天色的灰濛愈來愈濃，還是沒有一絲風迹。原來在大城的一端，一個端落的一角，僅是這般的沉靜，沉靜中掀起了那股和諧。幾隻晚歸的小鳥低着翅膀飛過窗口外。一切都在寧靜中。

天色是我的悲哀，是我內心的寫照；我想那個愛穿純白色衣褲的男孩的那篇散文，花開陽光好。我說我該羨慕他嗎？他的花又開陽光又好，而我的呢？我坐在一片灰濛天色的百葉窗裏，唸一遍花開陽光好，讀一眼天際的淒迷灰濛顏色。我心目中的那一棵樹，那一片葉子，是否真的已飄落？已將隨風歸去？

室裏亮了燈，慘白的燈光瀉滿一室。我喜歡自然的，所以我喜歡陽光，給人有刺痛的感覺。給人有着生存的意念。

我說過，我生命裏的不幸，是我無能去為自己選擇。那片天色和一室的燈光，都不是我的目標。真的沒有一絲風迹，難道說這個面對的窗，還沒有找到它的風向？

窗外，是愈來愈黯暗下來，那片先前的灰色，已化作濃濃的墨汁，而那些怎麼還沒被墨

• 色天 •

汁滴化成的星光呢？



活在陽光裏

我和你躺在一塊像一張大床的岩石上，于是便躺着看透過枝葉的天空。我和你都很喜歡天空的藍色，也是只有這一刻的藍色是美麗的，不點綴一點雲朵繽紛的藍色。

大岩石旁植了棵樹，樹的葉子和枝桠便在我和你頭頂上，臉頰上。眼睛所接觸到的便是綠色的葉子，那些葉子有的一瓣瓣的展開着，有一些是一把的連貼着。你說也許是我們躺着看的角度不同，大概是這樣吧！但，我總覺得有點不同；我承認自己愛探索的個性，就像我愛問海爲甚麼會有浪一樣！世界是神奇的，人便應該活得撲朔迷離一點。

我和你就這樣地躺着，天空的太陽斜照在枝葉上，不時風移動枝葉時，便有金條條的陽光照射在我們的身上，人活着總是一種幸福，幸福的活在陽光裏。陽光裏，我們做許多的事，想許多的事。酷愛文藝，熱心文藝也便成爲了我們生活着的一條途徑，多麼的奧深艱困，我們是踏上去了！我慫恿你多讀點書，只有書才能增廣我們貧乏的知識，也只有他人寫的书

才能教我們看清楚他人如何把好的寫上去，把精華的留傳給我們。我向你說起了一篇朱西甯的小說，那是收在「鐵漿」一書裏面的一篇小說，寫一個壞了腳不能行動和一個瞎了眼看不到光的，兩人爲錢財而勾心鬥角，你欺我詐；寫人性，暴露人性，刻劃人性。我很欣賞小說裏的最末一段文字的描寫呢！他寫着：人總是這樣子，不說也罷！

是不？人與人都是這樣。多認識人，多接觸人，便能把我們的人性寫進自己的作品裏去，把活生生的寫出來，像黃春明的小說，他的寫實題材多麼的教人喜愛。你說你也喜歡寫小說，就是寫出來了看過了才發覺寫的不好又是大家所寫過的。作爲一個寫作者有你如此深入的見解，又肯虛心的學習，已是不可多得了！我也喟嘆，我們都是不幸的新一代，有好的寫作題材都讓老一代的寫盡掏光了。

海浪一拍一拍的沖洗着斜斜的沙灘，太陽愈來愈低，已經差不多洒你我一身的金黃光燦了。夕陽只是一個短促的美好，人生也是一樣。

1·8·1976·

我要追風

很早的時候，我便上山了！陽光淡淡，一路上都沒有風，山的寒流襲貼在肌膚上，總有點涼意的。

山的顏色總是很美的。那些綠叢叢，那些青翠翠，在沒有風的藍天下生長萌芽着。山能永恒的年輕，而人，爲甚麼不能呢？我上一次山，發覺自己老了一次，發覺常常走着上去的山路儼然變得深長了！

我很寂寞的一個人上山，總希望山能賜予我幾許的靈思，我愛山，我是山的兒子，我要回到山的懷抱。

過了那一道短短的石橋，就是屬於自己外祖父留下來的菓子園了！風也是在這時候來的。它打在茂密的樹梢上，一陣去了一陣又來。

屋子的大門是虛掩着，我推開了兩扇重重的門扉，屋裏靜悄悄的，舅母是割樹膠去了。

屋外是兩隻狗的吠聲，我拿了一支竹鉤，一個籃子，上山竹林去。山竹的季節已經過去，但一些樹上還掛着一粒粒很小由紫紅色變成黑褐色的山竹，這個時候的山竹很甜的，白白的肉送進自己潤潤的嘴裏，像吃一塊糖。不曉得是誰放了一張長櫈在山竹樹下，我坐在長櫈上，吃山竹；看山竹樹年年依舊的風采，聽遠遠的風濤在遠遠的山邊響着。一會兒又是近些近些的風濤響在耳際。我放下了竹鉤，放下了籃子，我要追風，看風在那裏戲逐？我要追風，看風向來自何處？

走過了一片接一片的山竹林，沿着不好走的小徑走，風就在頭上，在頭上的葉枝上橫衝直撞，撞出了一片風濤，好絕妙的一陣風濤呵！

我就站在樹下，看透過枝葉的藍天，陽光好明亮呵！低首時，片片的葉影在風過時在地面上幌來幌去，那麼玲瓏，那麼好看，我是說那些碎碎的陽光。

風息了，風濤在另一個山邊響起。我要追風，要看它如何的躲藏？我要追風，我患的是風的相思。

回到屋裏，坐在風時常愛走過的屋廊下，我等風，等風的脚步，可是，沒有。風在那些葉梢上走過，一陣颯颯聲響就過去了。

一陣颯颯聲響過去了，在另一個林中又颯颯的響起，風濤呵風濤，從這個林到那個林，

• 集文散葉落 •

我說我要去追風，風是神秘，風是虛渺，風也是古典。



9 • 9 • 1 9 7 6 •

潮聲

1

把一群友人撤在那個鬧嚷嚷的屋子裏，我們坐在大葉樹下平滑的石椅上，靜靜的聽海濤擊拍堤岸的聲音。觀海上的隻隻帆影，我的心便如此的靜謐起來。

附近的山頭，遠遠的眺望過去，真像一幅彩畫。很像楓葉又不是楓葉却又彷彿是一片楓林的橡膠林，好燦爛的葉子，好美麗的葉子。葉子都由青綠變成了火紅，紅燦燦的一大片，嵌死在遠遠的山頭。不要風，有風也看不見那片似楓林的橡膠林飄移。過遠的東西，總是有點不真實的。

2

已經接近子夜時分，我擁着一個無眠的夜躺在潤潤的板床上，旁邊的幾個友人都閉上了他們閃亮的雙瞳去夢一個甚麼了吧！只留一室的黑暗給我，只留一片海濤擊拍岸上的聲浪

給我。樓下那一群男孩女孩的大聲變小聲逐漸變成無聲。那浪濤的聲音又清脆又響亮，一拍一拍的從我躺在床板上的那扇窗口外拍了進來，拍回了許多逝去的往事。

3

彷彿瞌過了一陣眼，却被一陣陣的聲浪搖醒，搖醒的是我倦倦的雙瞳，未搖醒的是海面
上空亮亮的星粒，一個海之夜的星辰。

潮已經退了。昨夜一撮撮的浪濤拍打沙灘的清脆聲浪已不復存在，給人是遺失了些甚麼
的，要也要不回來。

沒有風的感覺。而寒意重重。坐在那塊潤潤的石塊面上，看海，看遠遠的海浪，海浪僅
是那般的遙遠。只一個夜的逝去迎一個晨的蒞臨，潮聲便不見了，歲月呵歲月，便在指縫和
指縫間溜逝。

4

那片潮聲已經不在耳際，昨夜已逝，迎一個無潮的清晨，在海湄。我們幾個人，踩着沙
灘，說一個聽不見潮聲的海湄。沙灘有着許多足印，我們踩上去將變成另一種足印。

我們走過那個坐在沙灘上看書的大男孩面前，他比我們還早，在讀他的夢抑或是讀一個
無潮的海湄呢？有一個小小的港灣隔在我們的前面，沒有人要涉水而過，若是過去了，那個

沙灘也許會更柔軟，會迎我們無數的潔白，鄭愁予說：沙灘太長，本不該走出腳印來的！
那隻狗涉水而過，我逗了牠一下，牠便吠了幾聲。我們折回頭走，陽光祇是那麼的淡，
那麼的美好。



走向錯誤

阿河被關鎖在後面的那間極小間的工人房裏，房間的下半截是用紙板釘成的，上半截是用鐵絲網釘成，這樣，房裏房外都可以互通空氣，頭頂上的風扇也成了一物兩用，房裏房外都有風。

我在房間外面的一張桌子上工作，阿河在房間裏沒有表情的用眼睛透過空洞的鐵絲網看我工作。我想他的命運是註定的了！他只有十六歲，一個很璀璨的年齡，然而，他的手腳却如此的不乾淨，往後還有那麼遙長的人生道路，他怎樣去走呢？

我一早到工廠，見財副在房間裏責問他，錢放在那裏？他沒有聲息，財副在唸着一些甚麼，像是在說自己對他太好，他反而恩將仇報的一些話。後來財副告訴我說他不見了五十塊錢，是阿河在今早上在他袋子裏拿走的。天啊！這孩子怎麼可能如此大胆，昨天他才從老板的大兒子掛着的衣袋裏抽去了一張五十元的鈔票，那件鈔票風波才平息，今天另一樁鈔票風

波又掀起。這個只有十六歲的阿河，心地這麼邪，手又如此不乾淨，偷了一次又一次，食鹽知味。

他們吩咐我守住他，別讓他走掉。其實他也走不掉，房門外是用着鎖頭鎖住了。一會兒，是財副開了鎖進去，再翻看他的物件，甚至房裏的一切，想他一定把那張五十元的鈔票藏在某個地方。老板和老板娘一次又一次的把房裏的東西都翻看過了！問也問過了！阿河默默不出聲響的，他開了一個布床，倒在上面，他一定要好好的想一想了。我猜。

他們把門鎖住，把他鎖在裏面。他對我說他要放尿，叫我找個罐子給他，我沒有。後來他在房裏找到了，在房裏脫褲子，冬冬的聲音便響了起來。

我說你拿了人家的錢，就拿還人家，你這樣做法，你以後怎樣去見人？他不出聲，他臉上沒有表情，那雙眼睛蘊藏着幾抹的邪氣；他只有十六歲，再過十年他會怎樣？再過二十年他又會怎樣？我在廠裏工作了四、五年，老闆請的伙計，出出進進也有整打了，却沒有一個像阿河如此胆大包天，扒人家袋裏的錢的。老闆又開鎖進去問他，叫他把偷了的錢拿來，要不然把他送去警察局了！他說我沒有拿我又去那裏拿出來？老闆說只有你和財副同住一間房，他的錢不見除了你還會有誰？他沒有作答。老闆叫他把他的一個裝有東西的旅行袋翻了，始終翻不出一點痕迹來，便把旅行袋帶走，把他關鎖在房間裡。我想，這套戲就要接近尾聲

了，老闆的迫供却沒有迫出甚麼來，再輪到財副再來一次逼供，說要送他去警察局之前給他吃吃拳頭的味道。

他，阿河，終於交出了那一張五十元的鈔票，我真替他難過，替他的父母親難過，這一切都是很真實的，他只有十六歲，就會扒人家袋子裏的錢了！這個世界是很罪惡的，在錢的利誘下人都註定了要在罪惡裏討生活。

老板把他的工資算給他，他自由的從狹窄的房間裏出來，坐在我工作桌子對面的椅子上，雙手掩着臉，不知道是內疚還是別些甚麼的，老板對着他說：你可以走了，以後不許回來。

他走時，剛好是早上十一點鐘，天空是一抹亮亮的晴朗。他只有十六歲，要走的路還很長遠，可惜，他才開始舉步，他的選擇便是走向錯誤。

雨咒

雨水大珠小珠落玉盤的打在梓板上，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答，滴答，穿過破爛的梓板滑落在我小小的房間裏。梓板穿了三個小洞，每一個洞的底下我放了一個桶，水珠就落在桶裏，那種聲音多煩多擾人清夢呵！

白天工作，眼不見爲淨，夜裏得找一個地方歇一歇疲憊的身心，而，這些天，這些雨，冷冷的雨穿過破爛的梓板滑落在水桶裏，濺濕了房裏一大片，又潮又濕，霉氣得很。不能安祥的睡覺，不能靜靜去夢一個甚麼了。那個白胖胖的屋主婆，我咒她短命，她每次來收租錢，滿臉的笑容，叫她修理屋子，她的臉色就不同，她說小洞眼沒關係，沒關係，可是，雨，依舊是冷冷的下着，這些天，這些雨，淋濕了我的心靈呵！

每逢天這樣的下着雨，我就想到屋漏偏逢連夜雨，這些苦唯有窮人能吃，唯有窮人能擔負。我就想到，那些有厚厚洋灰土築成的屋子的人，落雨天，他們不用擔憂甚麼煩燥甚麼，

睡軟軟有多彩顏色的床，看方格的美麗天花板，想明朝穿甚麼款的衣服打甚麼式的領帶，然後再乖乖去尋一個甜蜜的夢。

躺在雨水滑落在水桶旁邊的板床上，怎麼可以就如此的睡去呢？雨會下大呵！水會更冷呵！夜更深，睡意就沒有了！雨打在梓板上，雨穿過破爛的梓板滴落在房裏的桶中咚咚的響，這是甚麼聲音呢？好辛酸淒涼的一種聲音呵！

遼闊的天際。深沉的黑夜。長命的雨。短命的屋主婆。我不敢睡去，我怎麼敢闔上疲倦的眼自私的睡去呢！

這些天，這些雨，怎麼如此的惱人？我就想到那些有粗糙掌紋的農夫的手，他們發了芽的柴不就在一番風雨裏被踐踏了嗎？還有那些要坐盪呀盪的舢舨捕魚的漁人，他們怎受得了海上的狂風暴雨而去捕捉一天的生活呢？我那個生了一個很壞蛋的兒子的姨媽，一定又不能三更半夜起身去膠林割雪白的膠汁了！唉！許多人得在風雨裏過活，在風雨裏生存，在風雨裏睡去，在風雨裏醒來。

古人常說天有眼，天低落，然而，這些天，總是黑壓壓的，不見了明亮的陽光；這些雨，一陣去後又來一陣，輪班似的，打在梓板上的聲音逐漸消匿了又滴答滴答的響起來！天呵天，那明亮的陽光是否可在明朝就綻放呢？

• 咒 雨 •



我好倦呵！雨水就咚咚的響在耳際，我好倦呵！雨水依舊打在梓板上。

20.11.1976.

不再去走那條夜路

不再去走那條夜路了！沒有甚麼的，我只是不想。我發覺自己在奔波着，從海那邊，匆匆的去趕渡輪，走離了一隻渡輪就得遲了幾十分鐘；常常，跑着走，爲的是趕上快開離岸邊的渡輪；常常，那位要把鐵門關上的印度人揮着手叫大家快點，於是許多的鞋子擊叩在地板上響起一種碎亂的聲音。有些女人穿着高厚的鞋子也奔跑着，真擔心她會摔下來，她還抱着孩子呢！人，都是這樣的，總有太多爭先恐後的潛意識存在，這些都可以造成戰爭的因素的。

我說不再去走那條夜路，是真的沒有甚麼的。每每街燈一路的接連亮起的時侯，手裏夾幾本書，就這樣的走在燈影下，又孤獨又落寞，總以爲可以去尋覓點甚麼，後來才發覺到那只是一種自慰後的虛脫；在那一級級的板梯上下的走着的地步，都是那麼寂寞的。他們打扮得好漂亮，男的女的，像戲仔。他們在演着自己塑造的角色！而我呢？想拾取一個逝去了的

夢？一個極其淒凍的白色童年？我常在那個長長窗戶前看天空，看星點就要閃出來的黃昏要逝去夜便開始來的天空。我沒有嘆息甚麼，更不會去惋惜甚麼，我覺得，一年又三個月多的鐘聲，少年時代的鐘聲。當然，這些鐘聲已是湮遠的事，已成歷史。

我是個冷傲兼固執的人，我做一件事，說做就做，所以我做了。後來，我才知道我的一意孤行並不能代表是我的一切，這是很悲哀的。于是，我選擇放棄；所以，我承認自己這些年來不能把自己情感；做人，做事，加上愛情。

那條路本來就已經很寂寞，我不再去走，想它會更寂寞，和我一樣的寂寞。

走出監牢的人

我從朋友家出來走過那條人潮車潮湧湧的短街，碰見了他——黑龍。他比以前瘦了，憔悴了很多，衣服也穿的髒兮兮的。他問我去那裏？我說隨便走走。他說有一次在北海碼頭見到我，我驟然想起那一次他騎着腳車喊我一聲，他走遠了，我才想起是他。

那次見他是上午九點多鐘，我問他在那兒做事？他說現在失業了。本來那次遇見我時他還在峇東埔一間機器廠做的，那廠裏的老板大兒子瞧不起他，老是要為難他。所以，他跟那大爺吵了之後就不做了。我說現在找事情不容易，也老是要受氣。他說：

「我才從監牢裏出來兩個禮拜多！」

我驚訝的看着他，他的頭髮，衣服，還有他的樣子，很落魄的樣子。有許多的路人從我們身旁經過，用一種奇異的眼神投注着我們，在我自己的潛意識裏，我竟然和一個犯了罪的罪人站在風過時能刮起許多塵埃的街道上談話，難免心有點忐忑不安，不曉得他是犯了甚麼

罪？我又難於啓口問他。我還是幌了幌頭，表示對他的不幸嘆息。

「我出來的第一天，就去找阿安！」他問我：「你記得阿安嗎？」

我點點頭，阿安是我以前工作店裏那個胖胖老板的兒子，黑龍就是常去找阿安看電影，時常拿一些書報到店裏去看，那時候我們就認識，那是五、六年前的事了！

「我去找阿安，他在廳面看到我就躲進裏面去不肯見我，他一定是說我是從監牢裏出來的人，不配做他的朋友，他一定怕我向他借錢？」

我沒有插嘴，一面聽他的一面的想，這個社會，社會裏的人類都是自私自利的，滿口的仁義道德，一到大禍臨頭，真正伸出手來扶你一把的並沒有幾人。

「想不到我和阿安那麼好，稱兄道弟過，我從監牢裏出來，找不到事情做，閒着，找他聊聊，他却躲着不見我了！」他說時，是滿臉的苦楚，他問我：「人進過監牢，出來了，就不是人了嗎？」

我一時也不知如何回答他，我知道他的心是傷透了。我們活在人組成的社會裏，你欺我詐，人心難測，最好的朋友也可視若陌路的，看看天空，陽光淡淡，我說要走了，他口裏嚷着：

「你有錢嗎？借我一點錢，我還沒吃飯呢！」他用手拍了拍他凹瘦了進去的肚皮。

我袋子裏只有三塊錢，我給了他一塊錢，我說：「你拿去吧！」

過了一些日子，我和朋友從戲院裏出來，那時戲散場人很多，我看見了那個在跟一個婦女講價錢的三輪車夫，那是很面熟的黑龍，他好像看見我，但他的眼光迴避了！他做了三輪車夫，大概是不好意思見我吧！其實三輪車夫也得在風雨裏陽光中出賣勞力，凡是出賣自己勞力的工作，都不是可恥的事；只有那些不擇手段，去偷去搶才是可恥的事。我沒有走過去和他打招呼，我怕他會誤會我要他討還一塊錢。

我想，人只要肯腳踏實地去幹，在亮亮的陽光下是餓不死人的。

23.2.1977.

山浴

沿着屋後兩旁長滿着茅草的小路上了一個短短的斜坡。兩旁高高的橡膠樹已是葉子脫落成空禿的一片，只稍一仰首便可透過枝葉眺望到朗亮朗亮的天空了。

走上了短短的斜坡，便彎進那黑叢叢，一年到頭都被一些稱道不出名字來的大樹遮蓋着的一條山徑。山徑很窄，鋪着的是枯枝爛葉，踩上去真恐懼下面是陷阱哩！我們活在人與人所組成的社會裏，到處都有這種情形，那種圈套是看不到的，總是以某些東西來掩蓋的。所以，我喜歡山，喜歡草木，然而，我對這些山林中的踩上去稀鬆稀鬆的葉子也起了懷疑，想想，我這些日子裏在人潮中過生活是一件多麼不舒暢的事呵！

我很小心的踩着鋪在路面上的枯枝爛葉，也不時的用手攀抓着樹藤。窄窄的山徑靠左旁是厚厚的泥牆，泥牆的上邊是通到山頭去的石子路，石子路上沒有行人。這時，我沿着山徑走，走得愈深入，泥牆便愈高，一些藤枝幹葉遮去了往上移的視線，看不到石子路面上來往

的行人了。

山徑的靠右是深谷，所以要很小心去走。遠遠的望去，可以見到那條長長的溪流，那些白亮亮的溪水是從高山上流瀉下來的。一直沿着彎彎曲曲的河床流向谷底，水聲便響亮在耳際了。

來到了溪旁，站立在滑滑的石塊面上，溪水是清澈見底，冰涼而溫柔。我左顧右盼的，絕無人跡；高高的樹，遠遠的山，靠近溪邊的是綠綠的草葉，陽光透過空禿禿的枝桠，在河床面上閃着光圈。我除去衣服，回到了原始，回到了亞當的年代，走入水裏，那種冰涼和溫柔從腳底昇到了心頭，這是一次山浴。

我離開時，是一泉的清涼興奮。走出了窄窄的山徑口，還有隱隱約約的傳來的水聲，水聲來自濃密的叢林深處，來自山徑的盡頭，也來自山中。

走出了濃密的叢林及窄窄的山徑，陽光便亮白在葉子在開始脫落了的枝桠上。沿着來時的短短斜坡往下走，發現了自己背後那條石子路面上有人走動，是從山上下來的人，那個人肩擔着膠片，要擔到鎮上賣的。他一定看到我打從那道窄窄的小徑裏走出來，我故作神秘的，逃跑似的躲開那人的視線。在那人的視線之外，我彎進了一條小路，可以見到屋子的小路。那人不會走上這條小路，小路盡頭的屋子主人不是他。其實，我也不是小路盡頭的屋子主

· 浴山 ·

人，我只是熟悉這個山，和這個山很相近的人。



30.3.1977.

那條多風的走廊

每天每天的走過那條走廊，那是條多風的走廊。風裏老是夾着要和風爭吵似的那些零亂的腳步聲。來的。去的。會在走廊上留下數根香煙屁股一條縐縐的很是可惜的手帕兒。然後，然後在風來風去裏便遺失了。遺失了的不能再要回來。我沒有打算要去要回來，凡是從我指和指之間滑去了的時光，我除了嘆息，便不再有甚麼。我的一大段的時光，帶淚帶汗帶一些許一些許歡樂的時光是在多風的走廊上過的。每天每天，一群人走過去一群人走過來再一群人走過去再一群人走過來。我是其中的一個，又疲憊也常常的不快樂。

不快樂的在多風的走廊上走過。那位馬來女人瞎了兩隻你我都有眼睛，她坐落在走廊上的一根柱子上，她唸唱着自己民族的經文；一隻手中的破鐵碗敲打在硬硬冷冷沒有情感的地面上，篤篤的聲音在軟軟的風裏響着。她是個極可悲的女人。有一次我遠遠的看見她要走了，她的那條有許多胡姬花圖案有滾細細的邊的沙龍是濕漉漉的一大片，一灘水在她坐過的

地方往較斜點的地方流了開去！這一灘水流了開去，被風一吹，便乾了；隔一天，她還是靠在那個地方。走過的人，偶爾的丟了一些錢幣在她的破鐵碗裏，一聲「鐺」的清亮是激起了她臉上的笑意。她不是很老，但，也不年輕了，她應該是那種有兒有女的中年女人了。她是個活在黑暗裏瞎了眼的女人，她坐在多風的走廊上除了等着別人的施捨之外還期待着甚麼呢？她還有期待嗎？

那個身體很壯的男人要死不死的樣子坐在走廊的中間，他的口張着，不能講一堆話的張着，哽哽荷荷的張着。他的兩隻手伸了出來，左閃右幌的向走廊上走過的人要錢。我看見他在那兒淒涼的坐着，心底裏就酸澀了起來；他是啞吧，他不能說話，他就得在風多的走廊上很機械化的伸着手。張着嘴。沒有看過他站起來，我猜他的腳也不是很好。腿上有許多疤痕。點點滴滴。可是，我的一切想法和看法都估計錯誤了。有一個早上，我走在多風的走廊上看見了他，他穿了一條長西褲不是很好看的長西褲却是高大健壯的站着，在向走過走廊上的人大聲的問着：

「來，來來來，去怡保嗎？去吉隆坡嗎？」

我多看了他幾眼，他幫忙那些德士佬招生意。原來他是五花八門社會裏的好演員，他的啞劇演得很好，扮相和表情都十足。我一直以為自己看錯了，可是我沒有，我還看過他和船

上有穿着制服的工人談話。世界的濶大，求生慾念人人都有，不得不在醜惡的人堆裏作賤自己。人本來就是很醜惡的，只是有某些人掛上了虛假的面目而已！

每天每天走過那條多風的走廊，可以看見許多不快樂的故事。這裏所提過的故事只是屬於不快樂的一小部份，還有一些未曾提起的故事，或許那故事裏的有一個會是我自己。



寫給流浪的客人

我是默讀了幾頁葉珊的散文，就回到了房裏，熄了亮亮的燈時，你就來了，敲着門，喊着阿哥阿哥的，我聽聲音就知道是你，你怎麼來了？你說早上開車，一路上的談生意，來夜了。我開了一邊的門，要讓你進來，你說不必了。要我陪你去，找一間比較清靜又能放車的酒店。

我們坐在車裏，我指揮着你怎樣的開車。你對這個島已是這麼陌生了，隔絕了多少年的親情？也累積了多少年的思念呢？這個島可是你的根呵！很小，你被親人帶去一個陌生離這裏二百哩外的大城，你在大城裏默默的成長，長成一株樹，宏偉且青春得很。你是那一年走進婚姻禮堂的，我不記得了！我沒有去參加那次的婚禮，我拜托阿姨帶了一對的鈕扣和別針給你。我喜歡你謙謙虛虛的禮貌，也喜歡你的微笑，微笑時，浮顯在你眼角淺淺細細的紋路。你是我一群弟妹中最有涵養的一個弟弟了！你看看我這個做阿哥的，多麼的落泊，多麼的

無可奈何，多麼的兩袖清風呵！

車子穿過了一道街又一道街，好些酒店都說客滿了。你說要找一間小房就夠了！車子在有紅綠燈的街道上穿來穿去，現在是假期，遊客多了。你問我怎麼還不結婚？我說我還要等！你問我等甚麼？我說等一個夢。你笑笑的說：「你一點都不老，愈來愈年輕了，怪不得夢那麼長。」

歲月，已經從我十指的縫隙間溜走了三十年。我怎麼還會年輕呢？三十年，我會再擁有幾個三十年呢？我告訴過一個女孩，我三十出頭了，她在來信裏說：你不要看我快要三十歲了就把自己說老了許多，你對我太不老實了。這樣，我們就分了手，這是去年九月間的事，很滑稽的。

我說就這間吧！一間不錯的酒店，有很遼闊的停車場。把車開了進去，管理員說小房沒有了，大間的就有。二十塊錢一個房間。你要等我沖涼。于是，我就倒躺在有冷氣設備的房裏的床上，看着一把開得慢慢的風扇在旋轉，那個管理員也不知怎麼的，開了房裏的冷氣機又開風扇，我懶得去關，管他，又不用我的錢。

風扇慢慢的旋轉着，轉成一個圓圓的。地球也是圓的，然而，人生並沒有圓滿，總有許多的殘缺，總有許多的聚和離。你從浴室出來，要我留下來，可以一個人睡一張床，我躺着

擺了擺頭，我說我不習慣，我沒有在酒店留宿過；在酒店留宿的是流浪的客人。你是，你現在就是，你要走許多的地方，睡許多張不同款式的床，作許多離了家的夢。我最近很少在深夜裏去夢見甚麼了！大概是心境平靜了的緣固，不論做件甚麼事都是很開心的。我做一件事，認真的分析過後才去做，做出來的就是心裏舒舒服服了。你說送我回去。我回去睡我硬硬的板床，在夜半醒來，所湧進腦際裏的就是矮矮櫃子裏的書本，架子上的衣褲，我喜歡我小小的世界。沒有風濤。沒有波浪。身邊再也沒有在電話裏跟我講錢講到吭聲吭氣的人了。

1977.5.22.

你搖了個電話給我

你搖了個電話給我說明天就要到學院去讀書，我一時激動的不能說話，只是「好」，「好」的應諾着。一個才滿十九歲的男孩，是應該活在書的世界里的。你說爲了要那張文憑呵！文憑，我想到人生是多麼的無可奈何。在書的世界里活着，不知道是不是一種幸福？說不是嗎？爲甚麼有些人很小就離開了書本？去啃生活的難苦呢？說是嗎？爲了一張文憑絞盡腦汁，用盡心思，也不是件快樂的事！我應該是羨慕你，你所擁有的，我却不一定擁獲過。我年齡是比你大了那麼多，而生命里的是一片空白，是一波一波的不幸，一個不幸去了又一個不幸的接踵而來。有時想想，人生是這樣的吧！不在生命旅程上投下一些陰影，這種人生又有甚麼樂趣呢？多一種波折，便多了一份人生的經驗，整整三十個年頭的生命，看過了甚麼呢？體驗過了甚麼呢？又失去了甚麼？然後曾掇拾過甚麼？從那一年的那天在那個人潮湧湧的碼頭和你相見到相知。去走百貨市場。進出電影院。吹涼涼的海風，看巒翠的山崗，吃

東華的雪糕。還有一些渡輪的，巴士的，以及一群一群的朋友。我都記寫了下來，我不會像某些人擔心寫這個擔心寫那個，說穿了，這些人的心底太狹窄了，要寫便寫，不必顧慮什麼。現在活着已經很不耐煩，將來的，有誰能預料得到，人生的聚和散是很平常的事！我你是了解而聚合？還是有一天你不會因為了解而離散呢？也許有一天你不會喜歡我了，那也沒關係。我會記得你；我記憶里裝有許多的東西，每一件東西都是我喜歡的。我說過，我喜歡有文藝氣息的人，你能寫也能讀，讀那些很好看的書，寫那些很有情感的人物，我那些老朋友見過你，對我說起你，說你是個可以信賴可以深交的朋友。我也很慶幸，你是讀了十多年書，黑白的分明了一些事情，看清楚了一些人虛偽的臉孔，患難見真情，一點也不假。若是我說，我們也演了一套災難片，而我和你就是在災難里死里逃生的人。你贊成我這麼說嗎？我相信你會輕輕的裂着咀笑，你那麼嫩，那麼年輕，還有你那麼的瘦怯怯的。你在電話里說早上去學院下午給哥哥幫手看店傍晚去工作，我就這麼想，一個十九歲的男孩，要揹負那麼多，你承受得了嗎？你時常用一條綳綳的手帕擦鼻涕或者對我說「我生病了」。不過也是小病，病着了就往電影院里跑。我們從電影談到本地的創作再說到白先勇的小說余光中的散文，談到幾里瓜拉，談到嘻嘻哈哈皆大歡喜。我喜歡和能夠與我談小說散文的人。你有一回說很佩服我能夠寫那麼多年。我說你學學我也寫那麼多年吧！你在電話的那一邊說忙了就不

能寫作了！我聽了很感動，到這個時候，你還記得寫作，真正抱着寫作的興趣和信心的又有幾人？還記得嗎？有人要把出書當作做生意的這件丑聞嗎？也看看當今的馬華文壇，一些作者像是星光一閃就不見了；出了一批新秀，是好現象，馬華文壇有接班人了！然而那些老作者呢？怎麼不見了？你在電話筒里說要拿了那張文憑在兩年後才來寫，我很是辛酸又是感激的說你兩年後再來寫吧！兩年後，你還能夠寫嗎？寫作對於我是件很快樂的事，快樂又好比香水，所以，我希望把香水帶給你，帶給你快樂，帶給你寫作的興趣和信心。兩年後，時間和環境都會改變一個人的心志，那時候你已不再是十九歲，你還讀余光中？還記得白先勇嗎？你放下了電話筒，我的心好沉重，好像有人不再在和我在報紙上爭版位了，這是一種不熱鬧的孤寂呵！

（後記：吾友竹風在電話里相告將去學院讀書，說到他的不能再有時間寫作，使我感觸頗深，而寫下了此文。隔兩天，竹風又來電話說他放棄進學院了，由於放不下太多的東西，當然，是包括寫作在內了。）

黃獅

那隻狗的毛顏色是黃的，所以，阿媽就取了一個名字給牠叫黃獅。牠來的時候，才剛離開母胎兩個多星期，牠是坐摩多車來的，由我的二姨丈帶着牠來，小小胖胖，可愛極了！到半夜時候，牠開始吠叫了。我們也覺得太慘忍了點，才出世，就折散了母子情，牠想媽媽呵！

黃獅在我的阿媽買了幾罐牛奶營養下慢慢的長成，牠越長大長壯長高了點，便越可愛了起來。以前，我們也養過，養過好幾隻，一隻是淺灰色的，死了。又一隻是黑色，全黑的，阿媽說全黑的狗可以避邪，可是養不到一個月，牠的肚子一直在脹大，有人說牠中了邪；又是全黑的，又會中邪，就死了。後來，我們再養一隻，也是黑色的，却不是全黑，牠的腳毛是黃色的，由於牠身上毛是黑色的，便叫牠是烏獅。拿了兩次的狗牌，長得很好看，不是那種又高又大的狗，牠的腳不是很短，身子也不太肥；有時，活活躍躍的，有時又神氣十足不。

。獅黃。

理不睬，弄牠一下使咬人。我們一家大小都喜歡牠，阿媽當牠是心肝寶貝。好的東西，也許命定是這樣，牠死的時候七孔流血。我們把牠埋葬在黃泥路口的爛泥土里。養了幾隻狗，都是養不長命，看人家的，養到老，養到了滿身脫了毛變成老狗一隻還在那兒吠叫着。黃獅也沒有養到老，只一年光景，黃獅這一走，我倒是有點黯然神傷，也許我對牠有了過濃重的情感在內，牠總是那樣的歡迎我這個年輕的小主人。有一次，牠跳躍的用牠的咀來吻貼我的臉，我一時沒閃避，牠硬硬的長咀撞在我的眼角，眼角裂了痕，痛死人了，我捨不得打牠，就是罵牠，牠一樣的跳來跳去。晚上睡覺時，一聲高叫黃獅，牠就來了。牠的身體很乾淨，阿媽常常跟牠洗澡，牠一進房間就倒在我身邊，牠也要睡了。但，人和狗總不能同睡，把牠推呀推的才推出了房門外，心里想，多無聊的一種做法，阿媽沖口而出：「要時就叫牠來，不要時就推牠出去，狗真的不如人囉！」有時候，人也不如狗，人沒有狗的大量，人沒有狗的寬闊胸懷；狗在門口吠叫一兩聲那些過路的陌生人，陌生人就幾腳踢了過來，倒是狗却是搖着尾巴，搖到陌生人快快然的離去。

一連好幾天的，我看見黃獅有點兒不對勁了，牠有點瘋癲的樣子，在屋子里轉來轉去，又反復的咬自己那條平時往上捲起來很是美觀的尾巴，一方面又跳來跳去，跳上桌子又跳下又跳上，好幾張桌子牠都睡過，連吃飯桌也跳上去睡。到了一個晚上，牠的一對前腳腫了起來，

來，不能行動了，吱吱的叫了起來，阿媽說牠沒用了，連牠平時愛上椅子睡覺都不能上了，何況是桌子呢？牠又好像很害怕睡地上，我和阿媽把牠扶上了椅子，牠喘着氣，發出痛苦的聲音。對門的老太婆過來看到，說這種情形是中邪，是有人弄了邪術，她說她年輕的時候見過，有人曾用貢頭害人，由於那人家中有養狗，狗忠於主人，主人的災難便由狗去承當了，叫我們破牠，我和阿媽半信半疑的指着黃獅說：「你中了邪，你中了貢頭！」

第二天，說也奇怪，黃獅行動如常，那兩隻前腳也消了腫。再過了一個多月，黃獅瘋癲的情形再次發生，走前的一個晚上，牠睡在桌子上，眼睛不同了，好像在夢中，手脚在抖動着，我搖醒了牠，又發覺牠沒有甚麼。第二天晚上，也就是牠離去的那個晚上，牠吃得很多，却是在轉來轉去，跑來跑去，跑出了路口。有人來說咱們的狗被摩多撞了。我們不大相信，再晚一點，牠回來了，跛了一隻腳，沒有血的傷痕，很痛苦的哭號着，我們把牠留在廳中，阿媽給牠擦打藥酒，牠一直哭嚷着，忽低忽高，聲響愈來愈悲切，黃獅，就這樣的走了。我一夜都不能睡，我想到，我的生肖也屬狗。

煙緣

告別了那片風滑滑的海，從涼涼柔柔的風裏回來，睡到濃濃的夜半，醒來，不能再合上眼皮；手中沒有煙，黑暗中見不到煙頭的紅點子，好像生命中失了些甚麼的。

從認識了那個留長髮女孩的時候起，我便愛在渡輪上抽煙，好像有許多的愁悵了，總是愛看煙霧飄散在窗外亮亮的海面上空；我說不出煙的味道來，一抽上了煙，就有了煙愁，愁着如何不讓女孩知曉我抽了煙，愁着父母，會發覺他們的孩子已經那樣懂得抽煙了的事，我會藏着煙竿進自己小小臥室裏，等夜靜了，夜開始深了，自己就劃一枝火柴把煙燃上，黯黯的房裏，看不到飄飄渺渺的煙霧，只能見到一抽吸上口便發火紅的煙頭。一支煙的時間很短，它就是亮過也是很短，人的生命也是這樣，也算是活過了。我生命和煙霧一樣的虛虛浮浮，找不到一種可以攀賴的東西。

小時候在多山多水的鄉野上住過，住進一片濃濃的綠色裏。每晚每晚風濤在屋外響着鬧

着，樹和樹在吵吵架。我那個頑皮又好玩的表弟是去偷老工人阿汗叔的紙煙，和我躲在房裏學習抽，一上口就咳咳不停，我們一面咳一面抽，抽吸到能讓煙霧打從鼻孔裏噴出來才算是大功告成。

要做大男人，要會抽煙。表弟愛敲我的後腦袋說我太瘦弱，太白淨，不在自己手上掛一支煙，不夠男子味道。話是這麼說，但在我成年後的手中還是時常沒有煙。記得童年的手，愛去偷阿汗叔的紙煙的事。阿汗叔老是氣惱的向老祖父訴說他放在衫架上的衣袋裏的紙煙不翼而飛的事，我和表弟躲在房裏不敢出來，擔心着老祖父的責罵。

我從小離開了自己的家，寄居在多草葉的鄉野上。老祖父知道了我和表弟偷阿汗叔的紙煙的事，他袒護着我們，並且這樣的下了定議：「抽煙才像個男孩子，我們家那個男孩子不抽煙的？」老祖母聽了氣惱得很，說老祖父老是把男孩子縱慣縱壞了。

成年後，並沒有養成手不離煙，煙不離口的習慣，只是在親友的婚宴上或是老板的慶祝大節日裏偶爾的吸上幾支煙。也有時在很寂寥的時候，和袋子有香煙的朋友去海邊散步，煙圈也就在這個時候打從眼眶下往上升高，風來時，煙圈散漫的更快。

和煙結了那麼多年的緣，却始終都沒有上癮，這一點也許是我的個性，我只是喜歡某種東西，但，不會執迷不悟于某種東西。

玻璃屋裏的人

那個在工廠後面拗板的小家伙天生一副懶骨頭似的，看她那個樣子懶懶散散的，一天拗不到幾打板，我又得給自己放假了。

還是下午。我離開那間小小的工作室的時候是霏霏的細雨打在我的身上。我腳踩在闊闊的行人道上時，沒多久的，大點大點的雨就這樣的掉落下來。我跑到那棟有寬寬的門廊，有亮亮的玻璃圍建起來的大廈門口躲雨。站在門口躲雨。看雨。聽雨。

我的臉向着亮滑的玻璃，玻璃里面有許多的辦公桌，有許多橫放直插的文件，還有許多人在里面坐着，站着，走着。有一個留著長髮的華籍青年在用手計算着桌子面上的銀角，很清閑的算着，眼睛却是溜來溜去的，又不時的向站在對面不遠處的少女點頭微笑着。哦，他手中的一枚銀角跌進他桌下腳旁的紙簍里，他伸手彎著穿著白色襯衫的背在紙簍里找那枚銀角，手指在紙簍里翻，翻不到的時候，他索性把自己的屁股從椅子上移開，就蹲在地面上

把整個紙簍里的紙團倒在地面上。在旁邊工作的馬來青年，印度青年都裂着嘴說笑着，眼睛是投落在蹲在地面上的青年身上。他像是很得意的樣子，慢條斯理的從揉皺了的紙堆里撿起了那枚根角。

玻璃屋里的人，穿著得那麼清潔好看，蒼白的臉色，蒼白的燈光，還有着那看也看不出是甚麼顏色來的冷氣設備。其實，我的生活圈子里也挺不錯，那間小小的工作室，除了燈光還有一扇窗，窗外有暖暖的陽光。窗外有穿著髒兮兮的工作制服的勞動工人走過，門外也很好，有很涼的風會刮過；那個粘板的婦人很惹人討厭的把粘了一半的板擺在進門處，擋着陽光，擋着空氣，擋着門外的一切風景。那個婦人，時常把粘了一半的板攔在那兒，她就走掉了。她去後面又後面的屋子賭基那米。後來，我細心觀察了她許多日子，才醒覺到原來她有意這麼做，有意把粘了一半的板攔着，這樣需要用板的人就用不上那些未曾完全粘好的板，而她那個在後面拗板的兒子就不必趕着去拗另一批板出來了：做母親的擔護着她兒子，她知道她兒子的懶散，她替她兒子遮掩掉拗不出板來的缺點。母子狼狽爲好的故事很多，我在書上讀過，我在雜誌上讀過，我在人擠人車擠車的生活圈子里，親眼的看到過。

在沒有甚麼雨的時候，我就離開了那間有亮亮滑滑的玻璃門面的大廈，空氣在一陣雨後變得爽快了起來，我也一面走一面想到了玻璃屋里面的人。那些人，不需要有好的天氣或者

是陽光，他們面對的是一些紙張一些電子計算機篤篤答答的聲音。我是玻璃屋外面的人，我得每天走在有陽光鋪成花花的馬路上，或者穿一件雨衣走在被雨水打得濕濕的馬路上。我要在那間小小的工作室里用鐵錘左顧右盼的工作者。不過，我也很慶幸，放下了鐵錘，我還能夠握穩一支筆，寫下我生活里的那些小小的淒傷，那些少少的快樂醞釀成那些短短的故事。



17.1.1979.

· 雨冷冷那看 ·

看那冷冷雨

坐在屋裏看書，看余光中的「青青邊愁」。

屋外飄灑着雨，冷冷的雨；有如張愛玲說的，不是整大塊的冷，却是點點滴滴，絲絲縷縷的。

雨裏夾着風，風撥弄着屋前的那塊草地，那些嫩嫩未曾害相思的青草歪過來又斜過去。我放下了手中的書，走出了屋裏，站在高高屋簷下是長長的走廊上，看雨，聽雨，看冷冷的雨，白白的雨，飄灑在整個小鎮上。

初初搬來的時候，不習慣這裏的寥寂，淒清，病懨懨的，又愛下雨，把整個小鎮下得又潮又濕，天，老是灰濛灰濛的樣子，整個小鎮就是一首憂悵的調子。在小鎮上住久了，也改變了自己初初搬來的那種心情，知道了這是個靠山多雨水的小鎮，看撐着傘的人走過，看巴士車電車走過，在串串的雨簾裏，看另一種人生。

屋後是一片青嫩青嫩的香蕉林，種植在死灰死灰很是泥濘的土地裏。香蕉長得並不怎樣的令人喜愛，小小隻的，隔壁的那位梳一個扁髻的阿婆常送過來熟到有黃黃顏色的香蕉，吃起來也倒是清香可口。

我是這樣的推開屋後的窗口看香蕉林的，香蕉林很陰暗，很昏沉，給人一種窒息的感覺。香蕉樹是密密麻麻的生長着，常常有滑滑的蛇擺着腰肢爬過，有四腳的動物悉悉率率（口旁）的走過；有翁翁（口旁）唱着歌的蚊子在那兒築巢。在雨裏，香蕉樹葉上綴滿了顆顆發着亮的水珠，又愛被頑皮的風牽得無影無踪。每到黃昏時刻，就得把窗戶關好，密密麻麻的香蕉林，像一座在深山裏的森林，會走出精靈鬼魅似的。

白色的雨水，一串一串，高高的懸掛着，落在屋前的馬路上時是一種你我都熟悉的答答（口旁）聲音。那種冰涼的聲音。那種冷颼颼的聲音。就在這些日子裏，輕輕且溫柔的流過耳際，流過去了的變成了淡淡且美麗着的回憶。人的一生中，在一大半的日子是在回憶裏過的。

我記得，有一個起着風飄着雨的涼涼晚上，我在厚厚重重的紅色日記簿裏寫：我的生命中有許多的記憶，每一頁的記憶都是一個喜悅，喜悅日子裏的蛻變，唯有蛻變才有開始。

雨，還在海枯石爛天長地久的飄落着，這是個多雨水的小鎮，人們愛打着多顏色的傘，

• 雨冷冷那看 •

穿着雨衣，走在濶濶的，被雨水打得濕濕亮亮的馬路上去候車室。等車看雨。有甚麼，比這更令人低迴的呢！

13.8.1978.



撐傘以後

我推了張椅子叫她坐，我說妳好久沒來。算算也有兩年多的時間。那年，她來了，是手抱着幾個月的嬰孩來。這次，她來，孩子已經兩歲多了！我和她，同時的長嘆時光的不留人。看來，她並沒有隨着看不見的歲月老去，她的臉蛋是肉兮兮的，那雙眉頭不再是以前那樣緊皺皺的老是有許多憂悵吊在那兒的樣子了。

她說自己改變了許多，也看透了許多，問我可有改變掉自己？我說沒有，我是固執且擁滿了傲氣又不得志的感情飄泊者。日子過去了那麼許多，我還是我自己，說有改變嗎？也許是眼角的紋路加深了加上換了一個新環境居住。

你還寫不寫東西？她問我，她的眼睛裡似乎還有着以前的夢魘。

我點點頭。她說看我最後一篇散文是寫我們去走關仔角在食物攤吃東西的那篇「撐一把傘」。她說看了我那篇散文，她寫了一封信給我，有許多的感觸，有許多話要對我說，後來

又想到這又有甚麼意思？她就相信撕掉了不想寄給我。她是個很坦率真摯的女人，聽她這麼說，我很感動。她說近來少看電影了，問我還看嗎？我說比以前更愛看。她說林青霞一套「窗外」下來之後就變成了垃圾桶。我承認她是一個很有潛識能力的女人；她懂得許多東西，她喜歡陳舊的年代，像白光的歌，像白燕的電影，還有，她喜歡白先勇筆下的女人。她和我有許多相似的地方，也許是相似，註定了要有長長的闊別，又來一次短短的相聚；所以，我和她有許多的話要講，講不完的，留下次再見的時候！她說要去找阿美，來得及的話她會轉回來同我一起坐渡輪回板城。我以為她只是說着玩的，其實，她是認真的。時鐘一敲過五點半，我就離開工廠，和她走在馬路旁邊的行人道上。她抱着孩子，叫我別走那麼快，她會追不上我。我放慢腳步，和她碰肩的走在一起。她一路上說着家裡請了個女佣人的事。短短的幾年光景，把她改變了不少，她已經是個有錢人家的太太，住洋樓、坐汽車。她嘴裡却老是唸着自己不是頭家嫂的命水，請了個女佣人像是老媽子，嫌東嫌西，她這個身為女主人的又不敢哼一句，她是想到以前自己替人打工受人使喚的滋味，心裡就不好受起來。想想以前人家說冲涼房髒了要洗自己就得洗現在我說冲涼房髒了要洗我家裡的老媽子她說洗過了；她嘆了一口氣，很無可奈何的。

坐在渡輪上，她說去了一趟吉蘭丹，住在一間馬來人經營的三層樓旅店裡，又沒電梯，

房裡的窗帘拉呀拉不攏。她的兩隻手作了一個拉的姿態，我認識她的小動作，她的小動作很是玲瓏可愛的。她是說她改變了許多，然而和她在一起，話談多了，沒有了顧慮，她很容易的流回了她過去的年代。她問我要去她家裡看看嗎？不等我作答，她又說很晚了我會趕不及回郊外的家。我說不去了，她說改天吧！她說她先生買了間房子是面向大海的，說以後可以去玩。

下了渡輪，我送她到德士停站。我走過那道天橋，在天橋上看她和她的孩子坐進了車廂裡，我想，我們甚麼時候再見呢？

18.11.1978.

朋友

我喜歡坐在巴士車的後座，巴士車駛離了市區走向郊外公路的時候，把速度加快了，就有一種心靈上飛馳起來的感覺。

坐在巴士車後座的人，不只我一個，還有一群吉利瓜拉攆維幾句英語的印度青年。坐在我身邊的那位，我和他是時常碰面的，差不多每天早上，我們同時搭上那輛巴士車。我用馬來話問他每天早上搭巴士去工作嗎？他說不是。我怕他聽不明白，我仔細的指出是每天。他說是的，是每天都搭巴士，却不是工作，是去朋友的家。

他跟他的朋友講起了他家鄉的話。我一句也聽不懂，我沒有再問他。難道他每天早晨搭巴士車去朋友的家？做甚麼呢？現在，他身邊的朋友指指點點的把眼睛投望着窗外，窗外是馬來人的高腳房子。華人的亞答屋。當然，巴士車經過一個小鎮接一個小鎮時，也有一排排的磚瓦屋子，開着咖啡店，雜貨店，理髮店。還有一些菜畦，一些稻田，巴士車很快又移到

另一處的風景線上了。

坐巴士車也坐去了好多的日子。在這些或是風景或是晚雨的日子裡，我認識了不少的朋友；馬來朋友，印度朋友。那個剪票員，印度青年，笑起來，那雙眼睛亮亮長長的。有一次，我在娛樂場所看他玩球。他穿一件有格子的短袖恤衫一條闊褲腳的黑色長褲。他看到我時，揮着他的手，把他玩着的朋友推開，叫我跟他玩。我搖着頭，我說我不想玩，只是喜歡看。他笑着，牙齒白白，眼睛亮亮長長的，他的整張黑臉孔都那麼好看的。我也喜歡他在巴士車上工作的態度，很友善的，拿錢找錢時的臉色也不綳得緊緊的，他很照顧那些上車下車的搭客。他曾經告訴我一些工作上的情形，薪水不多，輪班制，他還說了一些的，我聽不懂，他却咧着白白的牙齒笑着。

坐在我身邊的一群印度青年，把一大堆講不完的話都帶下車去了。其中有一位向我揮手。揮手的那位並不是和我每天早上同巴士車的那位，而是他的朋友。他的朋友一定認為我是他的朋友的朋友，所以，他也把我當朋友了。

朋友有許多種，有一種是打個招呼點個頭也算是朋友的朋友，我交過許多的朋友，然而，我還是喜歡這種朋友；面碰面，一個笑，一個點頭，留下來的就是那樣的純白了。

巴士車上的話

1

巴士穿過了鬧嚷嚷的街道後，我就開始閉起了自己的眼睛；我把自己假設成是一個雙目失明的年輕人，年輕人的耳朵和腦力都很好。我就緩緩的去感覺着車窗外的風景；閉着眼，眼前是一抹的黑暗，不過，還是有些的亮刺在閃划着的。

巴士向前行駛着，耳朵旁邊有呼呼掠過的風聲，我不知道巴士經過了哪一個市鎮，但是，我可以感覺到那些每天見慣的屋宇，大選過後的布條，一柱一柱的電杆都在車窗外退得遠遠了。

閉着眼，巴士行駛時的機器聲音像是特別大聲的，這是在開着眼的當兒所感覺不到的，失明的人的敏銳力特別強這也是事實。那個剪票員在等搭客上車後用剪票器敲打在頭頂上的扶手器上時顯得特別響亮，振撼着耳鼓直通達進腦裡，我有點受不了，我還是睜開了眼睛，

我要回了有着「雙雪亮」的眼睛的自己。我想到了那些沒有了眼睛看不到陽光下的景物的人，心，有點難過起來，我閉着眼，坐在巴士車上去感覺着某種東西的不同，只這麼化去十多分鐘，給了我一些許的啓示：睜着眼睛看人生，看到許多的罪惡，閉着眼去感覺某種東西的經過，也是一種不快樂。

2

我不喜歡坐沒有位子可坐的巴士。我也極少去擠巴士，擠上去要站的，站得踉踉跄跄的，站得腳酸腰麻的。我在海那邊的工作室裡時常站着，站了那麼多年，爲的是拿別人家的錢。坐巴士我要付車資，爲甚麼我要站？我喜歡坐靠着有玻璃窗口的地方，靠左靠右都可以，坐久了我知道早上那一邊有朝陽傍晚那一邊有斜陽。就是不靠左不靠右的窗口旁邊坐着，我還是有得選擇。我坐車尾那張長長可供五個人坐的長椅，靠左靠右的窗口被人佔去了我會坐中間。腦後有一扇窗洞開着，只要我斜過一點身體轉側一下自己的頭，我愛看那些背後的摩多車，汽車，巴士車向我衝來，有一些很快的掠過去了。馬路兩旁的風景慢慢的散退去，退遠了變成了看不清楚模糊起來的古靈精怪。一輛巴士從左邊下去，我看到了它車尾的那扇窗洞開着對着我，沒有一個人像我那樣的側着頭眼睛探照着車的背後。爲甚麼沒有另一個我呢？像我這樣看窗外，看窗外的風景在一個市鎮又一個市鎮的被改變掉。爲甚麼沒有另一個我

呢？我在尋找另一個我！

3

能坐在巴士車廂裡，舒舒服服的坐着還是一件樂事。我看到一些很叫人憤恨的事，那就是司機的態度了。巴士車上擠滿了人不停給路邊舉手攔巴士的人上車那還有情可原，但一些司機明明能在反光鏡裡知道車廂裡空空蕩蕩却不肯停車，理由是自己偷懶。理由是要趕時間，他們的服務時間是以駛幾趟來計算工資的。再有一點理由是把責任推給後面跟隨着來的另一輛巴士。有一些司機，每一個站都停，慢條斯理的駛，搭客怨聲四起說他是死人一個。有一些司機要趕時間的，彎角處沒有按喇叭不管前面有沒有車彎過來，常常教人的十分魂魄飛了三分。搭客和搭客就會罵起你不要命我可要命的話來。坐巴士，有時，是得講運氣。

4

巴士車未曾開行，我坐在座位上，靠着窗。我背後坐了一位異族青年，二十歲出頭的樣子，髮梢貼在衣的領子上，滿身流溢着一股味道，汗酸的味道，我側過臉看了他一眼，他友善的向我點了個頭，之後，他從袋子裡拿出了一包香煙，從中抽出了一支，再從袋子裡拿出了用原子膠袋包裹着的粉末，小小包的粉末。我心裡明白，這就是害人不淺的白粉。

我依舊側着臉，要看他怎樣的把粉末裝進香煙裡，他不在乎我對他的注視，他慢條斯理

的把煙絲挖了出來，挖到那支香煙的半截了，他便把一丁點兒的粉末倒了進去，再將煙絲塞回去，然後從袋子裡拿出了一盒火柴，給煙燃上了火。我看見那支銜在他干燥的雙唇中的香煙從有點燃着的地方開始變成灰色的潤濕了起來。有一股燒焦了甚麼東西似的味道在我和他的空間涌散着。他閉起了眼睛，吸着煙，一口吐出來又一口吸進去，我看他的舉止動作就像是看我的老朋友那樣沒有半點顧忌。我說不出他吸進了白粉之後的感覺，但我看得出他是很快樂的，這種快樂是永恒嗎？

巴士要開行了！那個穿着深灰色制服的剪票員要上來了。還沒有上來之前是在讓另一輛巴士在面前駛過。一個年老的女人在追着那輛緩慢的駛開去的巴士車，脚步踉踉跄跄的，兩只手挂着大包小包。

抽吸着白粉的他睜着紅紅的眼球口裡是罵着那個要去追趕那輛開行的巴士車的老女人。我翻譯過他的話，大意是這樣：這樣子追車不跌死才怪呢！他口氣裡說到死字像是特別害怕且憤恨着。我想：他現在不是正踩上了一條死的路上嗎？

寫給亞桑

你從柔佛州來信說起了那位給我取了個筆名的女孩也淒然的提到越南難民的流離失所。我始終沒有忘懷，那位住在越南姓洪的女孩。她贊賞我的書信寫得好，她鼓舞我走向了文藝創作的道路。我的第一篇稿刊在越南的越華報。越南，現在已是一片變成了怎麼樣的土地了？前一些日子，在報章的文藝版上讀到了古弦的一首詩，題目叫「海上」。以詩論詩，詩寫得並不很好，但在文字里跳躍出來的是越南難民的心聲，所要抓住的是生命的真諦，却是令人讀來感到哀傷的一首詩。

不知道你有沒有讀到那首「海上」。也許文藝已對你在逐漸遠去的日子裡逐漸的陌生了。你的來信里說只讀一些書，只看一些報紙，却是棄筆從商了。我還是不大的相信，有時，你是鬼話連篇的。幾天前收了林燕何從吉打付來的一封信，說起去了新加坡一趟，買了好幾本書。也在柔佛州見到了你，你住進了高樓大廈，生活得很好。還見了那位散文寫得有些兒

怪怪的味道之余飛飛。

我也時常這麼想，搖筆桿會有甚麼出息？在我們的國家來講，那一個作家是坐在家里寫稿來靠稿費維持生活的？就是有，又有幾多個？你還問起我某某報的文藝版怎麼樣了？我所知道的就是不定期刊出，版位有廣告時，就縮小到不成樣子。還有，是它的稿費依舊是天長地久海枯石爛永久不變。

要走文藝的道路，實在是一條艱辛，吃力不討好的旅途；寫一篇稿，絞盡腦汁，寄出去了，還要來一場等待，等待刊出，等待稿費，化去了一大把時間，換回來的是區區幾塊錢的稿費，進一趟戲院，跑幾條街喝上幾杯冰水，就是這樣了。寫作的苦與樂都在自己。文藝的道路是艱苦難走的，有人一走走了幾十年，不疲不憊，默默耕耘。有人才學步，寫多幾篇東西，便跑印務館，忙着出書，書一出，名字就失蹤了。

我很多謝你在每一封信里夾着的書卡，每一張都那麼的好看好惹人喜歡；我想把它分寄給朋友，又是依依不捨的。竹風在新年前寄了一張用賀年卡片的紅紙套裝着的，小小的有一個月可以撕去一張的月份牌卡片給我，我不大會形容它的別緻和好看的程度，我把它挂在廳中，是那麼一丁點兒挂在那些大張海報和日歷牌之間，不惹人注目，却是最突出的一個。竹風最近寫了一篇「童言無忌」，你可讀到？我想，你應該寫點小說了，你以前有幾篇小說寫

得蠻好的。走入商場，吸進了銅臭的味道，再把它擲出來，作為寫作的素材不是更好嗎？寫作，有時候是要講熱忱的，也需要鼓勵的。

17.3.1979.



小英雄阿虎

對於這件事的發生，看得比較清楚的應該是我。這是一個熱呼呼沒有半絲風兒的下午。下午。店裡的長得瘦瘦，又不怎麼年輕的頭家夫婦，坐了他們那輛半新不舊的私家車出去了。

頭家夫婦不在店裡，就彷彿是貓不在而老鼠可以放肆了。我把他說成老鼠，他的確是一隻老鼠，等貓兒不在就四處遊動起來的老鼠。這隻老鼠有一個威猛的名叫阿虎。阿虎就是這件事發生的男主角。

我一直都這麼想：若是頭家夫婦不出去，這兩頭大貓留在店裡，阿虎就不敢大大方方去坐在後門旁邊放着的木棍上，那個小女孩和小女孩的阿媽就不會找阿虎吵架，事情也就不會鬧出來了。

後來，我也有這麼想過：要是阿虎能安份守己的坐在店裡做自己的工作，這件事情又怎

會發生呢？

事情終究是發生了，阿虎用玻璃瓶打傷了小女孩的額頭。阿虎是個長得不算高大的十五歲男孩，愛唱歌，愛看電影，也愛打架。他時常愛在一群人的面前大聲的開展歌喉，愛在一群人的面前模仿電影上的蛇形龍形的動作；要是阿虎不看那些打打殺殺的電影，他就不會發生把玻璃瓶的底打穿了再拿去敲小女孩的額頭的流血事件。阿虎真的做了英雄，小英雄。阿虎在那天晚上沒有吃飯。

第二天，阿虎也沒有在廳裡的午飯桌上出現。後來，阿虎的阿媽接到了兒子跟人家打架的消息，趕緊就來看他。阿虎的媽，給那個小女孩的阿媽賠了一筆醫藥費，才疾言厲聲的問她的心肝寶貝怎麼去跟人家打架？

她們母女追着我來打。

是這樣？來，我們去跟她講道理。

阿虎收拾了他的一些用品和衣服，跟在阿媽後頭走，一面說：來，我們回去，回去我們的家，回去我們的樹膠林，我們去餵蚊子也好過呆在這裡被人欺負，這個社會的人只會講錢，不懂講道理。

阿虎就是這樣走了。留下來的是他用玻璃瓶打破了人家小女孩的額頭的故事。故事的開

頭到結束，我認真的思索了一番，出來社會給人家打工，安份守己的工作就不會惹事生非了。



31.3.1979.

搬離

七彎八彎的，才看見那間建築在四周是一片青綠色的草葉當中的小房子。房子實在是不大，家裏成員少，住不大的房子也是非常適宜的事了。

每次放了工，坐渡輪，轉兩次的巴士車才算抵達這條起初陌生後來便熟悉了的那排漂亮房子旁邊的小路，便是七彎八彎的才看見自己的那間新搬來的小房子。小房子的周圍是棟棟的大房子，所以，小房子就是顯得有點兒特別，連式樣也特別，它的可愛是它的與眾不同。

在大房子和小房子的中間有一大片的土地，我便種植了許多綠色的植物，甘蕉啦、木瓜啦、冬瓜藤和蕃薯藤輕緩的爬滿了屋後，幾盆的胡姬花是住在附近的一位阿姨送的，擺在屋前，也在風一陣雨一陣更在淡淡的陽光中開着美麗的花朵。

說到這裏的陽光，老是很淡然的，老是厚厚的雲塊凝結後會化成一串串的雨水，滴落在屋前屋後的草葉上，把那些精細巧小的葉子襯托得亮閃亮閃的。惱人的雨水，煩人的雨水，

不到幾天，便有一場潮潮濕濕的雨水。這裏靠山，靠林，命定了多雨水而少陽光，氣溫低低的，黃昏才剛剛落下去，氣候就慢慢的轉涼了，涼涼的夜凍凍的夜。

涼涼凍凍的夜裏是很靜寂的，左鄰右舍的孩子們都躲在自己家的屋簷下做自己的事兒，那些屋裏輝煌的燈光在屋裏白白的綻放着。我常在燦白的燈下讀幾頁書，或是寫一篇一千多字的散文，是那樣的舒舒暢暢的。搬離了五光十色塵埃撲鼻的市區，搬離了一些知道你遭遇到了不幸又假裝不知道的道長問短一副虛偽的可以有人的嘴臉，我住在鄉野裏來，也許這裏有山是山的緣故，我和山最有緣。我喜歡山的穩重。喜歡山的千年不變。喜歡山的不吃人間煙火。

風在屋前走過，那樣輕便，那樣軟稀稀，把一片片的香蕉樹葉刮了刮，擺了擺，就過去了。歲月對於我，也是這樣，要挽留，也挽留不住的就過去了！我沒惋惜甚麼，在生活的波浪裏，要盛載，要負荷，也要掙扎。

關好了門戶，却也關不住門戶外濕濕草葉間傳來精靈的鳴叫聲，也關不住擋不牢夜色漸深漸濃厚裏的那股淒涼。那陣風，再次在屋後湧起。

熄了燈，躲在白色的蚊帳裏，今晚要夢些甚麼呢？童年的夢已老去，童年，不是馬路，馬路舊了，可以重修，童年，舊了，只好在變色了的記憶裏找尋。一些山的顏色，一些榴槤

• 離 搬 •

花的清香，還有那淙淙溪流裏飄浮的紙船。



30-5-1979

黃昏小鎮

屋里有兩扇窗，一扇向西，一扇向南。每天，透射進屋里來的是那條條亮亮有着許多細細楚楚的塵埃飛揚着的陽光。我除了要用四方的桌子寫點東西之外，我極少在黃昏時刻留在屋里。我喜歡屋門前那塊用灰土混合了石塊築成的石凳，太陽剛剛落下去，石凳上還存有熱量，不過坐久了，也便轉涼了。

住在這個小鎮上很便利，不愁出不了門，門口前是一條寬闊的大道，來往的響着車輪和喇叭的聲音，還有人潮的聲音。黃昏里，坐在石凳上，看車，看人，是沐浴在一片黃澄澄的夕陽餘暉里。

這是一個小鎮，樸素、恬靜的小鎮。鎮上是兩排長長的屋子是面對面是中央夾着一條寬闊的大馬路。路的兩端是樹木，是稻田，是綠油油的鄉野風光。我每天早晨去工作，要經過一排排的椰子樹，一畦一畦的菜田，坐在會擺蕩的巴士車上，眺望着白霧在遠遠的山頭迷漫着。看路上被巴士車拋落在背後的鳳凰花。看清明時節里那撮撮的淒冷的黃花紛飛，也看一

種叫不出名稱來却是嵌棲在青色的樹葉叢里隨風搖曳的紫色花朵。我的日子裡，迎着晨風，冒着雨點，還有陽光啦！黃昏啦！換了一個新環境居住，難得的是讀了好多好多的書呵！

當黃昏落在小鎮的時候，我要是不坐在屋門前的那塊石凳上，就會沿着路旁走，仰首時，那一抹斜陽光采就耀射在眼睛上，臉頰上，衣領上，把手一伸的，抓一把暖暖的斜陽裝進衣袋里，我要去看那條有黃黃的河水流着的小河。河岸上是一座濃得像髮的竹林，風兒在竹葉和竹葉間搖弄着黃昏風的清涼。

那位白着髮絲在腦後也就是在衣領上邊挽了個扁髻的女人，在她寬寬有粗布衣掩蓋着的肩膀上托着一大把的菜豆，長長青青的菜豆隨着女人的步伐的擺動就前前後後的擺動了起來，不多久，那個女人就小心翼翼的把菜豆放在鎮上那間雜貨店的門口。斜陽的餘暉在她的身上沾着，那樣無可奈何的沾着。她是把菜豆換了錢，買了些東西，走在馬路上，我看見她那件長袖白底藍點小花衫及那條黑色的長褲沾滿了白黃白黃的泥漿，唉！一個種菜，白了滿頭黑髮的女人。

黃昏里起着風了，枯黃含帶褐色的竹葉飄了飄，飄落在河面上，隨着黃黃的河水流着，而，流着的是那個白着髮絲的種菜女人的歲月，流着的是這個小鎮上的每一個黃昏。

睡姿

你的睡姿是終年不變的睡姿，橫橫的躺著，頭是頭，尾是那條長長的尾，前兩隻腳互相的壓著，後兩隻腳也是那樣的壓著，你是平靜的睡了一個漫長又炎熱的下午囉！好倦的睡姿呵！好傳統的睡姿呵，你小小的來，斷奶斷情的來，已是兩年又幾個月了！你已長得那麼英氣英發的已是那麼的不可一世啦！你好好睡吧！主人今晚要擺酒席，你將會有一頓豐美的晚餐。你也非福薄，你有被好好的侍候；一碗的清水，一碗的飯菜，你吃剩的還擺在那個窗口下面，拴住窗口那頭的是一條鐵鍊，拴住你毛茸茸的頸項的也是那一條鐵鍊。你不能怪責甚麼呵！你小小的來就是這樣用鐵鍊拴住你，主人家需要你，不拴住你，怕你走出了主人家的門，忘了走回來，主人就會冤枉了許多的骨頭米飯，又如何來向遠去了的你千呼萬喚的招魂呢？主人不要你走，主人很喜歡你的乖巧靈活，你的搖尾乞憐。要是，你生活在別人家的門裏，也許不用鐵鍊來拴住你的自由，但是，你喝的不會是乾淨的清水，吃的一定是要丟進垃

圾堆裏去的臭屎臭骨頭。你說主人家罪深嗎？用粗粗的鐵鍊來拴住一個毛茸茸的動物的頸項，年年月月的拴住，拴住你的自由。你不要誤會，不要時常有衝向自由的激動。主人愛護你，希望你乾乾淨淨的活着，給你洗刷後的那種清爽乾淨，你要是走出了這扇門，你就不會擁有這麼好的睡姿了！連睡個姿態都會有被戲弄和踢打的可能。你是生活的很好的，不要怪主人用鐵鍊來拴住你的自由。你小小的來，保護到你長大，長得英氣英發的了。你以前的那些兄弟，就是沒有好好的被保護，沒有用鐵鍊拴住，有一個兄弟在外面吃了別人家裏的毒素，回到家門來毒發身亡，七孔流血。有一個兄弟老是往馬路上奔馳散發他的青春，被汽車撞斷了腳也傷了內臟。你是小小的來，主人儘量的愛護你，不許你四處奔走。這個世界，到處都是陷阱，雖然世界是那樣的遼闊，那麼的明亮；遼闊。明亮又有甚麼用？陽光照得到的地方，還是有不幸的事件發生。人家會用陰謀計劃來害你，會用許多美的甜品來迷惑你引你上鉤。你好好的去夢一個甚麼吧！這個家庭是安全的，你也不必因為一些風吹草動就吠聲四起。你已經很盡責了。你小小的來，看着你長大，知道了你的樣子，知道了你的眼睛上面還有兩粒像眼睛的圈圈。知道了你口裏的舌頭有黑黑的花點。知道了你的兩隻耳朵是頂天立地的豎了起來。知道你愛在主人外出了睡上了主人的床。還知道你，甚麼都愛吃，凡是主人吃的，你都愛吃，這一些也許是你的缺點，或許，也是你的優點。

你好好的睡着，
不用在發夢的時刻裏亂抓亂動，
主人要記取你的睡姿，
你美麗的睡姿。

1661979



站輪

送走了不少，閃着淚光的日子，熬盡了不少，非常薄情的歲月，喪失了不少，陽光普照的青春。是僅僅，坐過了四次的火車。四次的火車都是心裏洋溢了甚麼的坐着去，而心裏若有所失的就坐着回來。第一次坐火車，那年，我有個似懂非懂，前途像火車頭的照耀燈亮得刺眼的十八歲。第二次坐火車時，只記得坐着去，坐着回，其中，是一大群火車輪子輾在鐵軌道的聲音。第三次坐火車時，我正開始寫與我同在的，悵悵寡歡的散文；寫一張火車票上那個好一個除夕。第四次坐火車時，我是在給林燕何的信上，講明要坐火車，要坐三等位，要不用睡覺，要聽很有情調的格格聲響。

火車開走時的聲音很特別，時而篤答，篤答，時而吱查，吱查。時亦卡卡，卡卡。時亦沙沙，沙沙。還有，不時來一個爆炸似的碰碰砰砰，好像甚麼地方給炸壞了。又好像甚麼地方給劈了幾劈的嘶裂着的聲音。起着風，呼呼的叫，飛沙走石的樣子，很容易的想起了司馬

中原小說裏的時代，淒淒凍凍的，一個夜呵！這種夜，彷彿驚心動魄。彷彿提心吊胆。還是喜歡坐火車，還是喜歡靠玻璃窗的眺望十五過後的那輪圓圓的皎月。長長的一座火車，一個站停了，還是要一個站的停，讓搭客下去，讓搭客上來。有人到站了，有人才起站。我呢？我的站呢？我時常猶疑自己走錯了站？就是走錯了，就不能再來一次的選擇了嗎？站，多少個站，揮別着感情珍惜的手，而，火車的輪子，輾過多少無情悲酸的歲月？站裏的感情，輪底下的時光，又是一個站的過去了。送走了不少，閃着淚光的日子，熬盡了不少，非常薄情的歲月，喪失了不少，陽光普照的青春，而，我的站呢？

月色很好，風挺勁。夜，加濃加深的時候，空氣轉涼，起初溫柔似水的風也改變了愛情變得冷若冰霜了。搭客還是很擁擠，擠在窄窄的火車廂格裏，要去趕赴一些甚麼的，要回家鄉看看的，也許，有人是要去找一個站，要歇一歇空乏的心靈，要靠一靠疲憊的身腰。我是？我不是？隔遙無數的叢林，隔遙無數的山巒。一個夜色，一輪圓月。一座長長的火車，一群篤答，吱查，碰砰的聲音。我去感慨，我去觸發，我去記憶，一個異鄉的夢。

山緣

我們幾個人就是這樣上山的，在清清爽爽的晨風里，在淡淡閃閃的陽光中，走在那條山徑上。山徑上，風送來的是榴槿的清香，才看過沒有多久是那跌落在樹下淡黃色的朵朵榴槿花，現在，落在樹下的是一粒粒長着刺飄着香的榴槿了。

一個朋友說他實在喜歡山中的恬靜。黃昏剛落下去那才靜得可怕呢！另一個朋友如此的接口。住在山里是很好的，有一座果子園在山上，果子成熟時節，滿山滿谷都是人的聲音，檢到榴槿了便歡呼起來的聲音。上山的路上，有人擔着一籮籮的榴槿下山到鎮上去了。汗水一粒粒的掛在他們的額頭上，咦呵咦呵的，就那樣辛苦的往山下走。當他們返回山上時，他們的籮里盛裝的是一些米糧，一些菜類，一些好吃的東西，喜悅寫在眉梢上，日子好過得多了。

上山的小徑，依舊是那樣的窄長伸延着。幾個同伴噤哩瓜拉的說着城市里的煙塵的故事

，我獨個兒的在看山、看樹、看舊舊的風景。還是那個舊舊自己熟悉的山，沒有什麼好改變的，我是說山。人，就不同了！每上一次山的心情就沉重多一次。我是一座舊舊的山，多少風、多少雨、多少的毒咒，都沒有辦法把我心志移換，我把自己比喻成是一座舊舊的山，山呵山，山老了，更不易懂了。

不會有很多人喜歡山的。進了山，走在山徑上，同伴脫離不了的是那些榴槤樹上高高挂着的榴槤。榴槤季節，一年只有一次，不喜歡山的人也來了，來看榴槤樹的風采，來聞嘗榴槤肉的香甜。山里是很熱鬧的，一群群的男女上山下山，她們帶着城市里的香水味和好看的服裝上山，下山的時候，唇上紅紅的唇膏不見了，說一句話，嘆一口氣，都是榴槤的香味，山里，除了紅毛丹、山竹、榴槤、山，也是包羅萬象的。

我曾這麼想，有錢的時候，要買一塊土地，土地要在山里，建一棟房子，房子的周圍種一些樹木，種一些果子之類的樹木，我喜歡樹木的顏色，山的顏色，蒼翠、青郁的，在甚麼時候，甚麼日子裡，甚麼年代中，那種顏色是不曾改變的。我喜歡不變的東西。

山徑是遠遠的伸延着，幾個同來的友伴蹦蹦跳跳的走在前頭，我走在後面，看他們瘦胖高矮的背影，我始終看不透他們幾個之中，有誰是真正愛山喜歡山有山緣而來登山的！

麻雀館

我時常在看書看得眼睛疲倦苦澀的時候，就跑去那間響着吱吱查查麻雀聲音的麻雀館看報紙。報紙沒有甚麼好看，幾份報紙都是大同小異的新聞。放下報紙，便看人家搓麻將了。

麻雀館那個負責管理人，聲帶沙啞，要聽他講一句話得五分鐘過後才弄清楚他講的是甚麼？那些賭徒常常叫他去隔壁咖啡店叫咖啡買香煙的，香煙買回來，賭徒就開他的玩笑說他買不對，用許多不堪入耳的話來大大聲的罵他，他回了幾句，聽起來不倫不類，沙啞的聲腔里，粗魯的話走了調，聽來怪怪的，令人啼笑皆非。他每天要掃一大堆的煙盒、煙頭，還有一大堆撕碎了的麻將枱上的紙張。後面那個沖涼房破破爛爛的，風從屋外吹進來，那一陣陣的尿味就洋溢滿了整個麻雀館。在麻雀館里找生活的人少不了要進進出出那間沖涼房。那個通水的小溝老是被一些紙碎阻塞住，把沖涼房附近的地方弄得濕漉漉，下一場大雨的話，就變成了有波紋蕩漾的池沼了。

麻將館一共有五張的麻將枱，時常滿座。我很懷疑那些人怎麼會那樣有空暇的時間，日以繼夜的在麻將枱上碰來碰去的碰走了許多寶貴的時光。有時候，一兩枱空着，那些賭徒便把麻將館當成是自己的家把四四方方的麻將枱當成是自己家里的床，把自己蜷縮得像是患寒熱病那樣的蜷縮成一條蟲似的在枱面上睡了。另一些枱桌上的搓着光滑滑的麻將的人，就龍馬精神的打一打牌鬼叫一聲，夾上幾句難聽的話。

那些馬來人的麻將也搓得挺好，也算胡算得精確。他們有時夾在華人堆里搓，有時候就來清一色的馬來人一張枱子。我很安詳的坐在他們的背後看，看兩個人的牌；時常看到左方的牌不應該打出而右方的牌又希望他快點打出給左方食胡。看來看去，心里好緊張，又不能隨便的說出口。馬來人打牌摸牌的態度很好，很斯文的，就是其中一人打出了不應該在那個時候打出的牌，其餘的三人也不會嚴厲的責罵，他們是輕輕的講，也不必像某種人爲一只牌而大發脾氣。洗牌的時候，也是輕輕的洗。我想，好學不學，學會了賭，不斷送他們家里的米菜錢才怪呢！賭，十賭九輸，有誰去賭了而不輸的？

我看過那些輸了錢的賭徒，滿臉不高興的推開椅子離開麻將枱走出麻將館。隔天，那個賭徒又來了，坐在椅子上，滿臉春風，爽爽快快的用手洗着四四方方麻將枱上的麻將牌，慢慢的堆疊起來，四道牆就是那樣你一手我一手築建起來的，兩粒骰子摔下去，給定了一個人

的命運，在賭枱上的命運。

我最怕坐在輸清了所有籌碼的賭徒的背後，有人說賭輸錢的人都是姓賴的。看人家在褲袋里討鈔票，我就有一種怪思想，會不會自己把霉氣帶了給他？這一下，我是非走不可了！再看，再學，也是有害無益的。



13.11.1979.

老伯

細細的喇叭聲是響過了一陣子。投眼在我工作室的那扇用鐵絲網圍起來的窗口外，才看見了那個老伯，賣羅吔的老伯。老伯的手上有一把小小的喇叭器，他用手捻了捻，細細尖尖的聲音就是那樣的發出來的。

好久不見老伯了，有一年多的時間吧！我一直以為老伯收起了他的羅吔箱，不再賣羅吔了！想不到隔了一年多的時間，他又出現在窗口外，還是那輛舊的腳車，以及腳車後面那個膠製的四方箱裝着是黃梨、芒果、黃瓜和漿汁一類的羅吔料；我一直不喜歡他的那個羅吔箱，簡單單連一點花紋樣品都沒有的一個羅吔箱。叫人看了也起不了多少食慾的羅吔箱。

附近的孩子們湧圍上了老伯的羅吔箱，一人一包的拿在手裏，蠻有味道兒的吃起來了。孩子們都很喜歡吃羅吔，又甜，又辣，咬到芒果黃梨時又有酸酸的味道。老伯手上的小小喇叭器捻了捻，就有生意了。老伯的生意好嗎？想想，他踩着腳車去人家的屋前屋後賣羅吔，

他的生活一定不好過！不好過的生活的痕迹在他瘦瘦窄窄的額頭上寫着了。他是老了，非常非常的蒼老，頭髮稀疏散散的全灰白了，他的尖尖的下巴是蓄了好長的鬍子哩！現在的他要比一年前虛弱得多了。記得一年以前，他穿一條短西褲，露出兩隻瘦瘦的膝蓋，小腿上却生着一小粒一小粒的瘡子，出膿，出水，那些飛蟲老是往他腿上圍繞不去，看起來，很是不衛生。他又愛用切黃梨芒果的小刀輕輕的削削着自己的指甲，生意來時，他就用小刀切這個切那個的，這個老伯，好不乾淨呵！工廠裏的幾個童工老是愛買來吃，還叫我一吃；我不敢吃，我想到他發爛出膿水的小腿，我想到他那隻小刀；我不敢告訴那些愛吃羅吔的小朋友，我如此做法不曉得可有做錯？要是好心的告訴那群小朋友，叫他們不要吃老伯的羅吔，說老伯的小腿生東西，說老伯用小刀刨指甲後去切黃梨，說老伯的不乾淨，那麼，老伯一定會很傷心，老伯的羅吔就會做少許多生意了，老伯的收入少，老伯的生活一定會困難，老伯老伯的，這個老伯，一年後，他依舊踩着那舊舊的羅吔箱來了。在一年裏面，他做了甚麼呢？是病了一場躺在白色牆壁白色床單的醫院裏再染白了自己頭髮嗎？這回，老伯不穿短西褲，改穿了一條長褲，一條像是睡褲那樣的長褲，而他上身的那件衫，是被揉摺得縐縐的，許久沒穿塞摺的太久了的那種縐法。這個老伯好可憐，看他舊舊的腳車羅吔箱，看他的衣著，看他的老態，老伯，可憐的老伯！

母狗

那隻母狗實在可憐的，懷了胎，要生產了，孩子竟然生不出來，也不知怎會這樣？牠的孩子的腳伸了出來，頭顱却挂在母體里，牠呻吟了好一陣子，也就自以為然的，很怯弱的，虛浮的走在街上，引起許多人的觀看，許多人笑成一片。

母狗的主人，是一位梳着髮髻的老太婆，她見到自己家的母狗那付狼狽的樣子，躲在家里不敢出來。一早的，她來跟我們講，知道牠要生了，給牠準備地方牠又不要，那里知道牠會生不出來，早上她老人家用鉗子幫牠鉗狗仔出來，但，無論怎樣拖都拖不出來，我心里煩死了！老太婆一大串的話，聽來覺得好笑，但是，看到那只母狗夾住狗仔滿街跑，實在是一件很丑陋的事。

下午，那隻母狗也不知躲到甚麼地方去了。老太婆又再次露面，又是她的一套道理：生產是一件很慘痛的事，做女人實在不容易，最怕生出了那一群兒女又不聽話那才氣死呢！看

我那隻母狗就好了，整天出去跑，引來了一大堆的狗公，吵了幾天幾夜，等到肚子大了，那些狗公還要來找牠。家里還是不養母狗的好，其實，也不是我要養的，牠小隻的時候，沒有人要，我給了牠一點吃的，牠就留了下來。現在，怎麼辦呢？牠弄成這個樣子，我已經叫咖啡店的阿九的兒子幫我想辦法叫打狗車來載去好了！

傍晚時分，老太婆的侄兒侄媳來訪，看到那隻又再出現的母狗的丑態，侄媳婦便驚叫起來：這麼丑，這麼難看，叫牠走呵！老太婆說：是你給我五塊錢拿狗牌的，要不是你，也收留不了它！

我們總得想辦法，老太婆說。她是打算不要牠了。丟臉得很。她跟侄媳婦說：上回牠勾三搭四，狗公打架，整條街的人都朝我這兒看，有人還罵我怎麼會去養一條母狗？妳看，現在，更丟人，狗仔生不出來，還滿街跑，早知道牠如此丟人，打死牠還好，那個打狗車不知道要等到甚麼時候才來？

老太婆不大敢步出屋外，擔心別人的問起，她一直是在我家的屋旁嚷着：不知怎麼辦好了？我養了這隻母狗是希望牠生下了狗仔，然後才把母狗丟掉的！

我們也不知怎麼辦？看見那隻母狗像是在喘着氣，牠的孩子的兩隻腳小小的伸在母體外，沒有頭的，它的頭藏在母體內，多慘忍無奈的一件事，好多人見了都回避它，遠遠的回避

隔了一天，母狗死了，肚子里的孩子沒有出世。我們是這樣想：老太婆打的是歪主意，要狗仔不要母狗，結果，母狗這一走，把孩子都帶走了。留給老太婆的是一些謾罵，一些咒語，還有的是大家肉眼所見不到的老太婆的內心世界。

5.12.1979.



醉意

龍頭說來來有車空着大家順路一起走，阿武喝過了些酒，臉紅通通的說是老韓駛車他不敢坐。老韓是真的喝多了，要離席時，他還要喝。後來，也不知道有沒有去乾完那幾杯，我就推開了厚厚的玻璃門走到外面，呼吸一下外面的夜已經開始深了的涼涼的空氣，喜宴裏的空氣太悶，冷氣雖是開放着，也覺得很悵悶，桌子和桌子排鋪得太擠，椅背和椅背緊靠着，一碟菜連接一碟送上桌時，大家便來一場狼吞虎嚥，坐在我桌旁的阿成，吃到放鬆褲頭帶，人的醜陋之處也唯有在吃的桌檯上見了。

老韓一直搶着說要開車，他坐進駕駛盤的位子上，我和阿武相視而笑，阿武搖搖頭，飲酒佬駛車誰敢坐？人的一生過程極短，人人都愛惜自己的生命，何況是阿武和我呢？龍頭陪着笑，我叫阿運駛，別怕，別擔心，龍頭說。

老韓和阿運在爭奪着圓圓的駕駛盤，爭來爭去爭走了一些時光。前座，老韓坐旁邊，由

阿運手握駕駛盤。阿武，龍頭，加一個我，坐在汽車的後座，阿武和龍頭把我夾在中間，像一塊三文治，這兩個肥佬，把我這根竹竿襯托得極不調和又不順眼。龍頭的下巴滿是刺人的鬍鬚，我真擔心車子在路上行走時，我會很不小心的讓自己的臉孔去觸動到他的鬍鬚。車子在夜的路上行走着。有些道路很陌生，我是喝了點酒，不記得起路的美麗名稱來了。迷糊的我。

車子飛掠過了一些好看的人群，好看的樹木，還有好看的樓宇房屋。駛進了一條亮晃着滲白燈光的道路，從這頭到那頭，全是食物攤，一個攤格一個攤格在售賣着熱騰騰的食物，人群湧湧。阿武說這兒怎麼這樣熱鬧？人多了，食，還是最要緊的。車，駛過離了食物攤格，阿武指着那一棟的房子說療養院就在這兒。龍頭很是諷刺的說墳場就在夜食攤的後面，阿武就說先來一個吃的，吃壞了就進療養院，不行了，就搬進去墳場安居樂業。滿車人就這樣的笑了起來。

我夾坐在兩個肥佬的中間，不容易的左右手脚擺動。聽前座的老韓在指使着阿運割車，要割車，要有胆量，就是這樣，衝着過去就行了。

阿運割了車，彎進了一條比較僻靜的馬路，才發覺有許多條分叉的小柏油路，阿運胡亂的選了一條，慢慢的握着駕駛盤。找不到出路，轉了幾轉又幾轉。一車坐着五個人，都有些

• 意醉 •

許的醉意，老韓嚷着他不會開車，罵他不會朝着車多的地方跟着。噤哩咕嚕。我看，老韓是真的醉了，他的話最多。他今晚怎麼變得那麼長氣了！

16·12·1979·



雨想

昨夜沒有好好的瞓過眼，翻來復去的，聆聽屋後那片椰林被風撕扯的沙沙聲響，是一陣漸遠漸隱去又接一陣的搖撼擺動，這時刻便有叮咚叮咚的夜曲開始在漫溶溶的夜里奏起，雨點打在高高的屋頂上了。

最早起來，雨還在滴答滴答的在屋前屋後和屋頂上落着，落成一種格調，漫長而惆悵！天，還沒有亮，是暗暗的顏色，上學的妹妹對在房里躺着的阿媽說要撐那把黑色的雨傘去。我想到了她腳下的那雙白鞋子又要被滑瀉瀉的泥濘塗抹成另一種顏色了。穿白色鞋子的時光是在我瞪眼閉眼的一連串白天和黑夜的溶溶歲月里流逝了；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好像是昨日才發生，好像是剛剛過去，然而，伸出手去，是抓也抓不回來滑溜溜的美麗時光。

屋後有一條淺淺的泥溝，是我那時常患鼻塞症的阿媽用那支小鐵耙去挖成的。挖了個溝也很好，下雨時，溝里便積蓄了亮亮可以反映天際浮雲樹影的水，水流向屋旁再轉個灣流入

屋前面是人家屋後面的大溝里。我阿媽挖造成的溝，是千真萬確的淺，不能漂浮一些可以份量東西，只是一泓淡淡的水流，從屋後流過屋旁轉一個灣再流向屋前，像是從遠遠的流來又流回遠遠去，彷彿我的年華從年幼時流到長成後，我的那些甜甜蜜蜜苦苦酸酸的日子就是這樣給流走的。流走了的，不應該再去惋惜，要惋惜的是那些未曾被流走的。

我要摺一條紙船，恍然醒悟過來，那條淺淺的溝就是能載動一條紙船也是不能順順利利的到達終點。還有的是，我沒有了童年時代拆摺紙船的一雙手，成年後的手，再也不是摺弄紙船的手了。那群和我一起快快樂樂撕下包裝着白米回來的紙袋拿去摺紙船的童年伴侶已是勞燕分飛；我們都不是再屬於摺弄紙船的年齡。我們都話別了童年。我們都開始讓歲月染白了童年黑黑的髮。我們都原原本本腳踏實地的過生活了。

雨，還在漸漸瀝瀝的下個不停。早上的天色是陰霾一片，被落着落着的雨緩慢的把天幕給打開了，逐漸的露出白光，透射着耀人不疼痛的芒刺。雖是這樣，雨珠還是串串的挂着。也不知是誰家頑皮的孩子，這一哭，哭個天荒地老沒止沒完的。那個頭上戴了一頂草笠的唐山阿嬤從屋旁走過，她跟坐在屋前廊正在養雞仔的阿媽打招呼，口里說着今早的雨好大呵！唐山阿嬤是赤着雙腳，她說要去上面的老屋看看，我知道，她那間老屋旁邊是一片綠油油的菜田，這個勤勞的老女人，種了好多的菜呢！

剖白以外

最近，心里挺煩，彷彿有許多的心事塞注在心坎里，不知怎麼辦好？很想出外旅遊一次，或是到山上住一個短時期，又或者在朋友家住一兩天解解悶的，想，是這麼想，結果，什麼都沒實踐，一件件的被化作泡影。我還是每天早睡早起，上巴士，坐渡輪，每天依舊在那間窄窄有一扇窗口開洞的工作室里工作，窗口外的朝陽和斜陽日日點綴着我的生命。

倒是在來回的渡輪上看了幾頁書，要不然，真要把書擱在一邊讀不起興趣來了。我除了煩，也很忙，那間工作室里的每一件貨物都在等待着我，要多賺人家大老板的幾個錢不能不勤力一點，看到百貨騰漲，心里就難免要起疙瘩了。有時想多賺點錢，少化點，可是，每個月自己來一次結賬，從左手賺進來的錢便由右手化散出去了；不過，我的生活還是很好，從來沒有為錢的事件鬧過情緒。錢賺來是要化的，而且，我化的心安理得。只是電影看多了。電影是一門學問，越看越有心得，要是打從讀小學時代的時候起把進電影院的錢存積到現在

，相信可以買一棟房子了！有時覺得，不看電影那來知識？也許自己也不會懂得那麼多；電影的確是一門深奧的學問，從電影里看到了許多在學校課本里讀不到的東西。

心里煩躁的原因，是搬了幾次的家，還是環境的不能如願。本來搬過來的時候，還是好好的，我家隔壁却搬來了一對夫婦四個男孩子，從早鬧嚷到晚，一個丈夫上班，一個孩子上學，一個太太和三個孩子留在家裏鬧得天翻地覆，三個孩子滿街跑，當母親的是接點衣服回來車，車不到完善的地方就往我家跑，向我年輕時候學過裁縫的母親這個那個的，她把大喉嚨直嚷，害我禮拜天都不敢留在家。她一句話講上三遍四遍，十句話就變成老太婆的纏腳布，又長又臭，使人聽來要嘔吐；這種女人，長舌、話多，又懂得賺錢，有衣服車了，她不管自己孩子在馬路上放風箏。小小個的孩子，四，五歲而已，就學着大孩子拉着她母親車衣服用的細綫跑來跑去放風箏。她家裏有架電視機，她說電視機不吃電的，她開得大大聲的，我講過她一次，叫她不要開那麼大聲加上她的直嚷聲，我們要睡覺。她把責任推在她丈夫的身上。不是我開的，是我先生開的。她大大聲的說。你要罵去罵我的先生。她說。這個女人真是豈有此理。我在心底罵她。禮拜天，她丈夫在家，要幫她抹地板，洗桌椅；有一回早上，我上後面的廁所，在進廁所門前看到她家的那扇洞開了的窗門，我看見那個男主人在生火煲熱水，弄早餐什麼的，而那個女主人連鬼影都不見。我猜想那個長舌婦一定還懶在床上。

她丈夫也不算是個什麼了不起的人物，倒是一表斯文，說話很小聲，他老婆跟他講起話來，只聽到他老婆的聲音，彷彿他老婆一個人在演獨腳戲。有一種情形更怪的事，沒上學的孩子在廳里排坐着看電視機，那位上學的孩子便在電視機旁被父親的督促下唸英文。真不懂，他們的孩子如何能把書唸好？

聽到那個女人的吱吱查查，心里就有些煩了，我想到，人，是適應環境的，我把自己的時間一換，避免掉長舌婦人的鬼叫聲，我在工作室里多逗留了兩個鐘頭，多賺一點錢，只是回到家里，要看舊報紙的時間便被抹煞了。

1.3.1980.

理髮與我

每次，要去理髮，便愛在數天前對着房里那面亮亮的長鏡子左顧右盼，且思前想後的：要怎樣去理剪比較合看？理短些麼？把頸背衫領上的散散髮腳剪去麼？又擔心那個理髮師不聽自己的吩咐，一把理髮剪在他的手上，一剪一剪的，最怕是剪得又短又難看！

我理髮也不講究到要去什麼高貴的冷氣理髮院，或是美女如雲的女子理髮廳；不愛洗頭，不喜歡吹風，只要理得不難看，又合自己的心意，就行了。我經常理髮却沒有定准的理髮店，我時常不滿意理髮師的手藝加上他們的眼神，愛理不理狗眼看人的樣子，便時常換理髮店。

。我與髮理。

小時候，給黑嘟嘟的吉寧人摸頭摸腦的，整個嫩嫩的頭顱剪得圓圓像椰壳，非常氣惱的，悶躲在屋里不敢外出，怕小同伴的揶揄。人，長大了，愛美的心理更重，又要為家里省錢，又要自己美觀，便懂得去挑選比較像樣的理髮店了。

一次給一位年紀大概有四十開外的理髮師剪理，他慢手慢腳的，慢工也出不了細貨。一次是一間開得很闊亮的理髮店，兩排的理髮椅在兩個牆壁上的鏡子中間擺放着，有人坐在理髮椅上等候，有人坐在不是理髮椅上等候，同樣的是手上拿着公仔書在看，靠近廚房門的角落放了一張桌子，桌子上面是一大疊的公仔書，每一個要理髮的人都手上有一本公仔書，看得津津有味。我討厭看那種毫無教育意義的公仔書。那個在手上忙着的理髮師瞟了我一眼叫我坐，他口中的「坐」字多少是意味着要等，等的滋味不好受，我沒有等。後來，我找到了一間有很好看的廳面的理髮店，一進去，干干淨淨，給人很舒暢的感覺。有好幾張理髮椅，有好幾個年紀不同的理髮師。我這樣想：老年人坐上理髮椅一定是上了年紀的理髮師來理剪的；我是年輕人，只有年輕的理髮師才懂得年輕人要理剪是什麼髮式。真的，那個年輕的理髮師來了，給我圍了一塊粘了有少許細細毛髮的白布巾，手里拿着梳子，剪刀，問我要怎樣剪？理剪過後，遞了一支香煙，覺得不錯，認為自己以後可有一個固定的理髮的地方了。再去，一個上了年紀的理髮師來給我圍了一塊有摺痕的白布巾，我又不好意思指定要那一位理髮師，就無可奈何的讓背後的他慢條斯理的把玩着我的頭髮。我注意了一下店里的情形，發覺到每一位理髮師都有着一本屬於自己的簿子，理了一個頭就記錄一次，我似乎領悟到，這群理髮師是在平均分配一個人理幾個頭，我是碰巧的被分配給那個老理髮師。後來，我沒有

再去，我換了一間叫女子的理髮室。兩張理髮椅，擺放在那個不算闊大的廳面里，牆上除了鏡子之外，還有幾張的日曆牌挂着的點綴着廳面的冷清和單調。我進去的時候，有個女人在那小小張的桌子面上燙衣服。她叫我坐，我猜她是理髮師了。她穿了一條很長的裙子，看她揉皺了的裝束，臉上的胭脂，咀上的唇膏，准是昨夜參加了什麼宴會餘留下來的殘局。她燙完了一件衫之後，便一條一條小小條的手帕拿來燙，我坐在理髮椅上從鏡子里偷偷的看她。她給我理髮的時候，老是用她的手指來壓我的臉，又把我的臉扳來扳去的，扳得我滿不是味道。她用剪刀修剪了一部份的髮，她就倒退了一步，遠遠的投過來一眼，她好像是我當成是一幅畫，或是雕塑品那樣，她落了一下功夫就自我陶醉一番；理剪好了的時候，她解釋說額前給剪短了比較適合我的臉型。我沒有說什麼，我覺得這個女理髮師很裝作，是屬於那種會做戲型的女人。我換了一間理髮店，那個理髮師也是女的。我在她那窄小的廳面的牆壁上看到了那張穿古裝戲服的女人照片，照片中的女人的臉就是女理髮師的臉，原來她不當理髮師之前還是一名戲劇愛好者，怪不得她拿剪刀的手姿那麼美，還有她走路也是輕輕盈盈的。我一個月後再去的時候，她收費比上一次貴了，我問她起價了嗎？她說沒有，她說上次你來的時候是孩子現在你是大人了！再一個月後，我去的時候，竟然找不到那間理髮店，在那條窄窄長長的街道上來回的走了幾趟，才弄清楚那間理髮店已經改頭換臉的做起另一種買賣生

意。我想起了那張穿着古裝戲服的紅伶照片，不曉得挂在那個角落去了？

我還是時常換理髮店，換多了，換久了，發覺到那些理髮店，那些理髮師的手上功夫都是大同小異的。而，他們的每一雙手，都是爲了掙幾塊錢便得操作起來，況且，每件事情都有其缺憾和優點。想到這些，我也就對理髮店，對那一雙雙的手，是同情多過於挑剔了。

11.5.1980.



食物攤格

我坐進了食物攤格裏的位子吃起點心來，雨就在攤格的外面滴滴咯咯的下了起來，是要趕着回家的，却被雨把自己給留住了。吃完了一碗裸條湯，喝光了飲料，雨還是沒有停歇。

我聽見了那個賣紅豆湯和炒米粉的小男孩在唱歌。紅豆湯和米粉都賣光了，只見他幫他媽媽在洗碟洗碗；他唱得好大聲，我聽到，蠻好聽的，好像是他學校裏的歌吧！又帶有點民歌風味，我聽不出是甚麼歌名，却是非常喜歡他的聲音。還有他的縱容，他的自然豪放。看他只有十二、三歲，長得頂清秀的一張孩子臉。我每天早上都是吃他媽媽煮的紅豆湯，只有星期六早上他是他媽媽的好幫手。

我把我的視綫收回來，投射在咖啡攤格這一邊的一名孩子的身上。這名孩子也是十二、三歲的樣子，却不很叫人喜歡，他的衣著，他的瘦弱，叫我付予他幾許的同情。我相信他是攤格的主人顧來捧咖啡的小伙計。那個瘦瘦高高穿一條長裙的女人，相信是攤格的主人，我曾經叫過她的飲料。她坐在一張桌子的旁邊椅子上和一個老女人在談着話。另一張桌子有人

問她賣不賣咖啡？她的話還是沒完的說着，說要咖啡的人再次的叫了她，她才去叫那個小伙計泡一杯咖啡不加牛奶的。

那個小孩就開始泡咖啡了。放了一隻杯在小碟子的上面，舀了一大湯匙的白糖放在杯子裏，然後把一旁沖便了的濃烏的咖啡倒進杯子裏；他停頓了一下，很不放心吧！他又加了一些咖啡粉，再沖濾一次，倒進杯子裏，要用杓子舀了一點滾水倒進杯子裏，再舀了一大湯匙的白糖放進杯子裏，然後又舀了一點滾水倒進杯裏，滾水倒得太多了，整杯的不加牛奶的咖啡便流溢出了杯沿流落碟子裏，他把碟子裏的咖啡倒進另一隻杯子裏，那裏盛滿了的咖啡也被傾倒進另一隻杯子裏少許，他又舀了一湯匙的白糖放進杯子裏，用小小的鐵湯匙攪勻後，他便送到客人的面前了。

泡一杯咖啡泡去了那麼多的時間，他絕對不是泡咖啡的高手。我看看那位客人喝咖啡，我猜測那位客人一定會嫌那杯咖啡太甜。可是，出乎意料，他喝得蠻有味道的。但，我就不知道，那位客人是不是真正懂得品嚐咖啡的人？

雨水由急而轉緩的時候，我頭上戴了一頂帽子，便從食物攤格的那些桌子椅子中走了出來，看到了一輛一輛噴着煙霧的汽車從我的身邊不牽依甚麼的掠過。好涼爽的一種天氣，雨，還微微的落着。

坐在高高的山竹樹上

有些感觸，有些想念。

我坐在一棵濃茂着葉子和菓實的山竹樹上，風一陣過後接着一陣的吹拂過來，吹得葉動樹枝擺。那陣陣的風裏還夾雜着榴槿的幽香。又是菓子季節，我又走進了童年的山，坐在我的童年時代曾經採摘過的山竹樹上。坐在高高的樹上，我從枝桿和葉叢的空間處眺望着遠遠近乎灰綠色的山巒，這些山巒還是老樣子，還是恒古不變，我呢？從穿着白色校服的少年演變成了滿臉精疲力竭的青年，從中，獲取了些甚麼？遺失了些甚麼？又看到了些甚麼？或是經歷了些甚麼？我坐在高高的山竹樹上，遐想，懷念。深深的去追憶。

我手中有一根長長的竹竿，竹竿的一頭是繃緊了一枝鐵鉤，于是，我的手，抽動着竹竿，眼睛看準了葉葉間熟透變紅了的山竹，鐵鉤一搭上，手一拉動竹竿，山竹便脫離了和它共同生活了一段時期的枝桿，落在地面上，一粒粒的山竹便和山竹樹揮手告別，送進了大大的

籃子裏。

生命與某種事物本是息息相關，但，到了某種時候，就不能再連繫，要告別，要遠離。今年的榴槤，開花、結果，今年的山竹，成熟，被採摘，外婆却不在，外婆的榴槤山，外婆的山竹林，外婆，她已經不在這裏了，她住進了另一個山。山風遠遠的吹來又吹回遠遠去。那些湮遠了的事，那些不見了的人，我坐在高高的山竹樹上，有所感觸，有所想念。

山竹白白的肉，甜美中帶點酸性，我吃了好幾粒，坐在高高的樹尾上，不用竹竿鐵鉤，伸手便可採摘。我看見雲彩在樹梢上飄過，虛虛緩緩的飄過。我伸手想要抓握一塊雲彩，却不可能，雲彩是那樣的飄忽不定，是那麼的高遠，其實，我也不喜歡不實際的東西。我喜歡吃山竹，白白的肉，遠看近看，左看右看，依樣是白白的肉。外婆曾說過：山竹解渴，有涼性，吃了榴槤就要多吃山竹。記得童年的時候，外婆會坐在山竹樹下吃山竹，她喜歡撿紫褐色近乎黑色的山竹來吃，她說黑色山竹比較清甜，而且也賣不到錢了。

山風還是吹送的那麼好，那麼涼，那麼清新。我坐在高高的山竹樹上，採摘山竹，想舊舊的童年往事，看樹梢上的雲彩飄動，哪一朵雲彩，哪一朵雲彩載動的是我的外婆？

PROSA LUOH YEH

落葉散文集

棕櫚叢書8

著者：落葉

出版：棕櫚出版社

社址：PENERBITAN PALAS,
SUNGEI BONGKOH ESTATE,
BEDONG, KEDAH, MALAYSIA.

發行及郵購：NG NEOH LENG
153, JALAN TANAH LIET,
BUKIT MERTA JAM,
SEBERANG PERAI.

印刷：大眾印務有限公司

TAI CHONG PRESS SDN. BHD.
264 & 103, JALAN BESAR,
BUKIT MERTA JAM,
SEBERANG PERAI.

定價：馬幣三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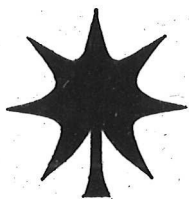
一九八〇年十月出版

有版權

究翻印







棕櫚出版社

落葉的散文，乍看起來總覺得淡淡的，就像他的人，既淡雅、清新，又飄飄忽忽的；但細讀之餘，在他背面却隱伏着一層濃濃的落寞感。他就是永遠那麼無可奈何地在掇拾着孤獨。

他說：「他總離不開生命裏的零零碎碎。」也許是的，那些所謂殘缺，那些所謂不愉快，那些要被遺忘，那些要被記憶，因而構成落葉散文獨特的格調。

散文，彷彿一個生命的年譜；而在落葉的生命歷程中，正巧與悲苦和落寞產生了聯繫，而在生命的扉頁上，他已明確地標記着如何使自己堅強地活下去，且要活得更深遠，要活得更有意義。

——棕櫚社同人識